

： 逸 君 刊

紅豆曲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世界書局印行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紀念亡兒偉寶

作者

854.6
627-7
2

劇中人物

江曙
慰慰
吳茵
葛萍
賈克馨
小曙（幼年）
小曙（少年）
江曙母
陳伯達
張良誠
譚華
常守一

佈景

序幕

某年春，清晨。上海僻靜地區一間平房外面。

第一幕

五年後，春天晚上。江曙練習室。

第二幕

同年，秋，黃昏。同上。

第三幕

又一年冬，早晨。同上。

第四幕

六年後一個冬天的晚上。同上。

序

幕

上海僻靜地區的一間平房。雖說是在都會，可是却滿帶了鄉村的風味。

平房前有廊沿，廊沿前是塊生滿青草的空地。

屋的對面有一顆垂柳，花台上則種植着薔薇和木香花。不遠處有一井，旁邊放着打水的吊桶。

平房臨空地的一面，有窗和門，開窗時，可以看得見屋內牆壁上掛的 Violin 等樂器。

一排竹籬笆隔斷了這小屋和外界。

陽春三月，柳色清新，薔薇盛開。一片綠色把遠處高大建築的影子全給遮了。

一個晴明的早晨。

暮開的時候，台上沒有人。只聽見呢喃的燕子叫聲，和遠處鸛鵲鳥斷續的鳴叫。

兩隻燕子從樹梢飛向屋後。

稍停，慰慰從屋內走了出來。她是個近二十歲的女孩，豐滿，端淑。現在正當新婚，幸福和歡樂佈滿了全身，更

顯得活潑，嫵媚，動人。

她提起吊桶打水，愉快地笑着。對着這良辰美景，不禁神往。

小窗忽地打開，江曙睡眼惺忪地探出頭來。他是一個青年音樂家：熱情，憨直，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曙
(喜悅地) 啊，好天氣，多好的天氣。(沒有看見慰慰，轉身向內) 慰慰，慰慰！

慰
啊！

曙
(在內) 你在哪兒？慰！

慰
(躲在樹後) 在這兒，曙聲。

(江曙跑了出來，他只穿了一身短睡衣，光着腳，趿一雙拖鞋。)

曙
慰！慰！慰！(明明看見她了，可是故作不見) 你躲起來了，是不是？好，讓我找着你打十下手心。(作尋找

狀) 慰！慰！慰！(一個噴嚏)

(慰，急急地跑了出來。)

曙
(一把捉着了她) 啊，你！(二人大笑) 啊！(又是一個噴嚏)

慰
(埋怨地) 瞧，快穿好衣服，別遭了涼。

曙
不會的，不會的，不——(又要打噴嚏)

慰
還辯哩，快進去！

曙
要不是鳥叫，我還會醒。慰，你什麼時候起來的？

慰
剛一會兒。

曙
幹嗎不叫我……

慰
真是「春眠不覺曉」。

曙
(鳥叫，四面看) 「處處聞啼鳥。」

慰 不是「處處聞啼鳥」，是「天天睡懶覺。」

曙 還說呢？我一睡醒，一看旁邊沒有人……慰慰，今兒早上你還沒有……

慰 （跑開）又來了

曙 你不……我不進去。

慰 （責備似地）你這個人（跑過來）

曙 不答應（捉着她）

慰 進去吧！

曙 答應了？

慰 （嫵媚地瞪他一眼，用手指竹籬外面）喏！

（趁他回頭望時，跑進屋內去了。）

曙 （忙回頭知道受了騙）你騙我，壞東西，慰慰（追了進去）

（裏面吃吃的笑聲。）

（稍停，屋內鋼琴聲起了。慰慰拿了一隻花瓶出來盛水，掬花插上，多下一朵拿在手裏，）

慰 （向內）曙聲！

（琴聲停止。）

曙 （出現在窗口）什麼？

慰 瞧，薔薇花全開了。

曙 (高興極了)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忽然地) 慰慰花全落了！

慰 (愕然) 花全落了？

曙 昨天晚上我明明聽見下雨的聲音。

慰 下雨？說！

曙 可不？「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不下雨怎末成呢？哈哈……你說是不是，我們的女文豪！

慰 你又挖苦人，不來了。

曙 別氣，慰慰。拿來我看看。

(慰慰走了過來，將花瓶遞給他放到屋內，留下那朵花聞着。)

曙 怎麼我從來沒有見過有這末香，這末可愛的薔薇花呀？

曙 (對着她笑)

慰 什麼？

曙 (深深地嘆) 還不是因為——因為——是你掐的。(慰慰嬌嗔地瞪他一眼，他若無其事地哼起Schubert的「荒野的薔薇」來。)

慰 別哼了，快點彈你的琴吧，彈不好琴，做大音樂家才怪呢。

曙 這是德國大音樂家 Schubert 做的名曲，歌詞是歌德做的詩。就是寫的薔薇花——（又唱）

慰 我問你，曙，你不好也拿中國人的詩來做幾首歌？

曙 可不是，我早就有這個意思了，我以為中國的音樂一定要有中國的特性，一定要先從固有的民謠改革起——取消那些糜糜之音，什麼「毛毛雨」，「妹妹我愛你」——

慰 是的，是的。

曙 比方 Schubert 他……（興奮起來，要發揮下去。）

慰 （見他如此，馬上設法制止）幾點鐘了？

曙 （看錶）啊呀，九點半了，我還沒有彈過鋼琴呢！（急忙轉身入內）

慰 （笑着看他，突然想起）曙，（曙走回）勞駕那本唐詩遞給我！

曙 （拿了唐詩給她）怎麼樣？不是女文豪是什麼？

（兩個人互相微笑。）

慰 儘呆在這兒幹什麼？

曙 聽你唸詩。

慰 （羞怯地）不！

曙 那你跟我一齊進去。

慰 不！

略 我彈琴給你聽。

慰 不，我一跟你在一齊，你又不想彈琴了。

略 我彈，我彈，絕不打攪你。你只管看你的書，我只要你坐在我旁邊。

慰 不行。

略 那，我不去。

慰 你真的不去？

略 除非你唸一首詩我聽。

慰 我不會唸。

略 還騙人呢！我早就聽過了——唸呀！

慰 （彷彿對一個孩子）不行，去吧！略（見他還是不走）從前你一個人怎麼過的？

略 從前（不禁笑了起來）從前就想不到世界有現在這種生活。這末甜美——

慰 討厭，快去吧！（隨手翻一頁書）「紅豆生南國……」

略 「……此物最相思」（忽然）慰，你等着，我給你一樣東西。

慰 什麼？

略 別忙，瞧見了，包你歡喜。（下）

（鳥叫，一個小孩唱着山歌走過。）

(曙走出，手裏拿了一粒東西，急急跑了過去)

慰 (高興極了) 紅豆，紅豆！哪兒來的？

曙 一個姓吳的朋友送我的！

慰 姓吳的？

曙 你不認識，前幾天他還有一封信來，要介紹他妹妹跟我學唱，你不記得嗎？

慰 啊，多紅，多圓，多亮。

曙 趕明兒鑲在戒指上送給你，這會兒你可得陪着我進去了吧！

慰 快去彈琴去。

曙 不！

慰 待一會兒我唸詩你聽。

曙 真的？

慰 自然！

曙 可不許賴啊！(下)

(鋼琴聲響了。慰甜甜美地把玩紅豆，稍停，打開唐詩，先是低聲唸，後來不禁吟哦起來。)

慰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她忽然覺得情調不大對，又把玩起那粒紅豆，不自覺地吟唱起來)「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她吟着，緊緊地握着紅豆，放在唇邊，輕輕地吻着，愉快的琴聲，一直沒有中斷過，彷彿伴奏。鶯鶯在遠處叫着，微風吹動柳條，輕拂着她柔軟的頭髮。)

慰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琴聲低弱下去，終止了。曙出現在窗口，微笑地用肘支着頭，傾聽慰慰吟詩，她一點兒不覺得。)

慰 「……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曙 (忽然有所得，拿了五線譜和鉛筆，低吟) 「紅豆生南國……」 (急急地在紙上寫下。)

慰 (吃了一驚，馬上停止) 你

曙 (跳了出來) 吟下去，吟下去！

慰 (羞怯地低頭) ……

曙 快吟！

慰 (搖頭)

曙 嘿！(指手裏的紙筆)我做的歌曲，吟呀，慰慰！

慰 (仍然羞怯) 這算什麼呢？

曙 吟，吟，我已經聽見了！

慰 ……

曙 剛才你還說要我做幾個歌曲，現在……吟，快吟！

慰 (抱不過他,輕輕地)「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曙興奮地記下)

曙 (自己低唱)「紅豆……紅豆……」(對慰)好極了,好極了,想不到今兒早上有這麼好的收穫。

謝謝你,慰慰,這是你的成績。我不早就叫你唸詩我聽嗎?

慰 還說呢!

曙 (哼唱起來)「紅豆……紅豆……」我的嗓子不大好,要是有人唱就好了。

慰 (遺憾地)可惜我沒有學過。

曙 不要緊,我來教你,包你只一年就成功一個大歌唱家,比誰都好。

慰 真的?

曙 將來我所有的歌都歸你唱,唱會了再教我們的孩子,讓他也唱。

慰 (羞怯地)孩子?

曙 可不,我們將來總得有個孩子。

慰 你歡喜孩子嗎?

曙 爲什麼不?

慰 ……

曙 喂,你怎麼了?

慰 (欲說還休，低頭)

曙 (恍悟) 哦……我明白了。我們就要有孩子了。你怎末不早說(狂喜，跳躍着) 我們就要有孩子了。

我們就要有孩子了。我馬上寫信告訴媽，接她到上海來住。我們就要有孩子了。

慰 (有點沮喪) 可是……

曙 別發愁，我們要搬一間大點兒的屋子。多教幾個學生，或者我還能找到一個更好的職業。慰慰，回

頭我就到公司裏買一輛小馬車，一隻留聲機。

慰 (不解) 幹什麼?

曙 給我們的孩子呀!

慰 還早呢(笑起來) 瞧你急的，就是生了下來，也不會騎馬車，聽留聲機啊!

曙 (怔，隨即) 不，不，我們的孩子一定長得快，長得聰明。(大聲嚷，一面跳着) 我們就要有孩子了，就要

有孩子了。我要教他唱歌，唱我做的歌。

(就在這時候，籬笆門輕輕地被推開了，一個小姑娘怯生生地走了進來，見他們沒有注意到她，躊躇着，她約摸十五六歲，名字叫吳茵。)

茵 (鼓起勇氣) 請問，這兒可是姓江?

慰 是的。

茵 江曙先生——

曙 我就是有什麼事

茵 我……(拿出一封信來)

曙 (看信) 哦，你就是——(對茵) 她就是是我老同學吳明軒的妹妹。剛才還提起他來的。(對茵) 哦，吳小姐……(又看了看信) 你到上海來要學唱歌？

茵 (點頭)

曙 好好，你哥哥信上說你很有唱歌的天才。你會唱什麼歌？

茵 學校裏教的。

曙 儘是些什麼呢？

茵 (誦讀地) 「長夏的玫瑰」……(見他一直盯着她看，聲音輕到幾乎聽不見)……「Sweet Home」
好的，唱一個我聽聽！

(茵窘得不知如何是好。)

慰 (解圍) 啊呀，曙聲，你怎末了！人家吳小姐剛來，你不好好招呼，就考問人家。

曙 (笑) 真的，我忘了，你哥哥還在鄉下當教員嗎？(茵點頭) 對不起，裏面坐(見她不動) 怎麼，外面還有你同來的人嗎？

茵 不，我的東西——

慰 (走了過去) 哦，你外面還有行李。

茵 我是，一直打車站坐車來的。我怕找不到——

慰 我打發車夫把東西搬進來。你先請坐一會兒。(下)

茵 不，讓我自己來。

曙 吳小姐，不用客氣，我跟你哥哥是老朋友，你要學唱歌，好極了。你就住在我這兒好了。我正要多教

幾個學生。你哥哥在學校裏唱歌是有名的。來，來，唱一個歌我聽聽，別怕！(不容分說，拉了她進屋)

(琴聲響了。聽見吳茵婉轉的歌聲。唱的就是那說過的「長夏的玫瑰」)

(慰慰提了一隻小皮箱上。)

慰 (走向屋內) 吳小姐，我還以為你有多少東西，原來就這一隻箱子。

(江曙走出。)

曙 慰慰，真想不到，她唱得這末好。你沒有聽見呢，要是好好訓練，將來準是一個有名的歌唱家。你要

知道，像她這樣的資質是不可多得的。你要知道——

慰 (笑着) 好了，好了，曙聲，回頭再說吧！讓人家一個小姑娘坐在屋子裏像什麼話。

曙 啊！對了，我真給高興糊塗了。(接過箱子) 我還不知道她叫什麼，這會她家裏怎末了。對了，我還要

讓她試着唱唱「紅豆生南國」

慰 瞧你高興的樣兒。

曙 可不，慰慰，唱你做的歌曲。

慰 曙

我做的

不是你，難道是我？

（兩個人拙手笑着下。）

（鳥叫。）

（琴聲響了。）

——幕——

第一幕

五年後，音樂家江曙的練習室：

這是上海西面（窮藝術家匯萃之區）古舊洋房中的一間屋子，因為年深日久，牆上的粉刷都已經剝落殆盡。只有屋內褪了色的糊牆花紙可以告訴你當日的榮華。

迎面有落地長窗。窗外有洋台，看得見雕花的欄杆。

右壁有門，通到外面；門過來是食櫥，裏面擺着茶具。在落地窗和食櫥之間，半垂着簾幔，裏面凹進的一小間裏放着一架鋼琴，琴凳，樂譜架，書架等等。一面窗正對鋼琴，關着，掛着窗帘。

落地窗旁邊，右首是一張長方檯和兩隻椅子，左角有立燈和靠臂椅。再前（左壁）是壁爐，上面有一架八音鐘和其他的飾物，通臥室的門便開在這兒，門前靠近觀衆處有石膏像架，上面放着 Beethoven 的塑像。壁上則掛一張 Schubert 的畫像。旁邊又有 Violin 和琵琶等中國樂器。

全屋子拾掇得很整潔，雖然簡單，可是有着一種到處皆在的藝術空氣。

但在一個牆角裏却有一輛兒童的小馬車和幾種玩具，這也許是個例外，可是也自有牠的情趣。

一個春天的夜裏，透明的藍天，月光如洗，那皎潔的白光從窗外射到屋內，彷彿幾道傾瀉不完的瀑布。屋裏安靜而和平，檯燈柔和地亮着。一個小火爐上煮着咖啡，火已經快熄了。一切都寂靜，偶然有遠處的街

車聲傳來，隔壁有人彈不知誰的 *Serenade*。微風輕輕地敲擊窗櫺，如像絮語。

屋內是寂靜的，只有一隻小八音鐘的的達達地響。

暮閒的時候，慰慰坐在壁爐前的靠臂椅上結毛線，她顯然並不是專心在結，不時停下針來自己呆想。要不是鐘聲驚醒了她，她會一直想下去，在一驚醒之後，她拾起落在地上的線團，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忽然她看見壁爐上她和音樂家五六年前合拍的結婚照，十分黯然。好像陌生人不認識似地，這之後她忽然感覺到自身老了，她很傷感，確在這時候，她又注意到不遠處的另一張照片，那是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少女：天真，活潑，愛嬌，年輕；她迷惘了，不禁嫉妬起來，然而她是一個好人，結果還是自甘落後和自認不如地傷感。隨即她埋頭於兩手當中，似乎忘記了一切。

她穿一件駱駝絨袍，外加藍布罩衫，剪過的短髮，平直地分開兩邊。

鐘響十一下，她驚醒了。爐火熄了，她感到一點兒冷，搓搓手，撥撥火。望望外面，丈夫還沒有回來，屋內有人響動。小孩子的哭聲起了，她傾聽。

老婦人的聲音（哄孩子）哦哦哦……

（拍小孩子聲，小孩子睡着了。慰慰顯得很疲倦，打了一個呵欠。）

（*Serenade* 像潮水似地激盪着，酒遍了整個房間。）

（月光照在那張 *Schubert* 的畫像上，閃閃發光。）

老婦人的聲音 慰慰！

慰 (驚醒了) 噯，媽。

老婦人的聲音 進來先睡吧。

慰 還早呢。

老婦人的聲音 這末冷的天，專揀這個時候，到現在還不回來……

(一面喃喃地說着話，一面走了進來。她是一個五十幾歲的老婦人，穿一件黑綢皮襖，棉襖，棉鞋，頭上戴一頂黑絨帽，身上披一條大圍巾。她的面孔狹長，由於皺紋多，更顯得蒼老，頭髮已經花白，沒有牙齒的嘴唇貧薄而且扁皺……這一切都留下了她一生操勞的痕跡。她滿以為在她的晚年可以享一些「兒孫之福」，可是不幸她兒子却撇開正事不做，專學什麼——「吹彈歌舞」(她把音樂稱做「吹彈歌舞」)弄得生活毫無辦法，老年人本來就歡喜嘖咕，這一來更增加了她的勞叨。尤其在她有了孫子的今日，覺得更不該如此。有時她連媳婦也埋怨起來，爲了她不善管理丈夫。雖然，一般地說起來，她是既愛兒子又愛媳婦的。)

慰 (站了起來) 媽，您怎末起來了！(跑過去扭開燈)

媽 (並不答她的話) 幾點鐘了？

慰 (看了看鐘) 十一點一刻。

媽 怪不得，也該回來了，那末大的人了，一點兒沒有數目。

慰 音樂會散得是晚些。

媽 什麼音樂會不音樂會，還不是「吹彈歌舞」，胡撥一陣子，我不懂這有什麼用處。

慰 (不得不代爲答辯，微笑地) 您不知道，媽這就是曙聲他們這種人幹的事。

媽 (搖搖頭自怨自艾) 是的，我不知道，我老了！我是過時的人了。

慰 (馬上安慰她，歉疚地) 不，媽一點也不老，這末健壯。

媽 你別騙我，我自己知道，已經半截下了土，也沒有多少日子好過了。唉，總想過點好日子……只怕是沒指望了。

慰 幹麼說這種話呢？媽往後的日子長着呢！

媽 唉！你也是知道的……像曙聲這樣，連自己生活也顧不全，還有什麼好說的？

慰 要是到了他常說的成名的那一天就好了。(一半是安慰自己)也許，也許就像今天，他的歌唱出了名，可以帶點兒錢回來。(彷彿真有那末一回事似地)媽，明兒我們到小菜場裏買點您愛吃的小菜，小曙也有了學費可以進學校……

媽 (爲她的想頭打動了) 對了，對了，這孩子可開心了，你也好到公司裏把上一趟看中的衣料剪了來，曙聲也可以有一件新毛線衣……(她侵入於自己歡樂的幻夢裏)

(慰呆呆地對着窗外出神。)

媽 你在想什麼？

慰 沒有什麼？(爲了掩飾她心裏的不愉快站了起來)

慰 (在沙發上拿起一件羊毛衣) 瞧，他又忘了穿毛線衣。

媽 (喃喃地) 總是這末丟頭落尾地，也不知道哪一天能夠改好這種脾氣。

慰 唉，(走去看火爐上的壺) 咖啡又涼了。

媽 這種又苦又鹹的東西有什麼好吃。

慰 (微笑) 他歡喜的。

媽 想不到現在他脾氣這末古怪。

慰 (仍然微笑) 媽上海過不慣吧！

媽 噯，(搖了搖頭) 哪兒比得上鄉下舒服，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愛到哪兒去就到哪兒去。要不是……

唉，我總以為唔聲在上海這幾年賺了幾個錢了，又哪兒知道……

慰 (安慰地) 也許他今年碰着好運氣，也許……

媽 不會的，我知道他從小就倔強，不隨和，人大了還是那麼個老樣兒，也把他沒有辦法……慰，當

初你們結婚的時候沒有想到他是這麼一個人吧！

慰 (寂寞地笑) 我早就知道他脾氣直一點，可是心好，不會賺錢，就愛讀書。後來——

媽 後來他就整天學這個東西——唉，我老了，也管不了他，可是小唔這孩子，他聰明，你們得給他一

條好路走，別學他老子。

慰 唔，媽！

媽 (說起孫兒,使她十分興奮) 這一趟到上海,要不是小曙,我就住不下來。這麼點兒大地方——(突然地)

然地) 那是小曙醒了?

慰 (聽了一下笑) 不,那是風吹窗門響。

媽 (自己也禁不住笑了) 你瞧,我老是就心他醒了。他一個人睡在那兒——他睡得太安穩,他……

(突然地) 你在那兒幹什麼?

慰 沒有幹什麼啊!媽。

媽 (疑惑地) 你好像——你在那兒看什麼?

慰 我,我什麼也沒有看。

媽 (走了過去,指那張照片) 對了,你是看這張照片。(埋怨地) 這個吳茵,(看了她一眼,她微微地有否認的

樣子) 也不知道曙聲跟她前世什麼緣,那末歡喜她。供她吃,供她住,一住就是五年,整天正經事不做,只曉得哼歌跳舞唱。

慰 媽,您不知道,她哥哥從小就跟曙聲在一起,後來害了肺病,臨死的時候,把她囑咐給曙聲。

媽 我知道,可是難道要養她一輩子?自己的生活還顧不過來。

慰 可是曙聲說,她聰明,將來總有出人頭地的一天。

媽 你信他的!

慰 不過——

媽 (有點氣惱) 不過什麼那怕他是我的兒子這事我總要說他辦得不對

慰 (屈曲地) 曙聲也有他的意思——

媽 哼! 也只有你這樣好說話, 什麼都由着他。(轉了話頭) 今兒早上曙聲又跟你鬧什麼?

慰 ……

媽 你們好像爭持了一會……

慰 (連忙否認) 我們是隨便談一點家裏的事。

媽 (不理她) 可是後來你打開手飾匣子——

慰 沒有, 沒有的事!

媽 (嚴肅地) 手伸出來我看看!

(慰在她堅持的眼光下只好伸開了手。)

媽 錫子呢?

慰 …… (低下了頭, 眼裏噙了淚)

媽 我早知道他沒好事做, 自己在外面胡鬧不夠, 連媳婦的金手飾都巴了去!

慰 (竭力裝做滿不在乎的語氣) 是我自己要給他的,

媽 你, 你——

(正在她又喃喃地發牢騷的時候, 門外有人敲了兩下門。)

慰
誰？

（不等主人請，客人已經進來了，他是曙聲的好朋友，一個畫家，名字叫葛萍，穿一身藏青嘩嘩的西裝，黑領帶，灰色呢大衣，領翻起，豎在額子後面。衣服顯得舊而又皺，頭髮不事修飾地往兩旁分梳。與其說是因為藝術家的浪漫性使他如此，毋寧說是爲了經濟所逼。他的脾氣有點樂天，但環境却使他對一切常充滿了譏嘲，可是他到底是可以親近，有說有笑的人。他老夾着那本速寫簿，雖然他不一定在畫畫。）

萍
媽。
（向她們點頭爲禮，坐下）曙聲還沒有回來？伯母你還沒有睡覺嗎？

萍
（失望地）我還以爲他已經回來了呢！

慰
你沒有去聽音樂會嗎，葛先生！

萍
去過了，回來了。那兒擠滿了人，（誇張地）今兒晚上可真熱鬧啊！只看見老江跑來跑去，滿頭是汗，也來不及招呼我。我們是老朋友，原本就不用招呼。老實說我對於音樂是門外漢，什麼也不懂，葛先生客氣了。

萍
這是真話，我與其裝做懂，還是索性承認自己外行的好。比方說我是個學畫的，我頂怕人批評我，硬要裝出行家的樣子，說我是哪一派，畫得——

慰
畫得壞！

萍
不，畫得好。我頂怕人家恭維我，因爲畫得不好，我自己知道。我很奇怪，我怎麼學起畫來的，這會兒

也記不起來了。荒唐！荒唐！一畫就畫了八年，現在要不畫也不成了。（對慰）你說妙不妙？（對母）您說妙不妙？

（母打呵欠。）

慰 媽，您累了，去睡吧！

媽 （起立）我是真地要去睡了。

萍 （忽然大叫）嚟，伯母！

媽 什麼，葛先生。

萍 那天您不是說要我給你畫一張像嗎？（母點頭）這會兒動手好不好？

媽 這會兒？

萍 是啊！前天我沒有功夫，昨天我來了您不在，今天早上我缺少「情緒」。（見她不懂）就是缺點兒，缺點兒「靈感」。（見她仍然不懂）就是沒有，沒有「心思」！

媽 （懂）那就改一天吧！

萍 不，這會兒，我好容易有了——心思，那末——

（母不耐煩。）

慰 還是改一天吧！葛先生，這麼晚了——

萍 可是我的「靈感」——

慰 那就等他哪一天高興的時候——

萍 誰高興？

慰 你的「靈感」。

萍 這可難說了，也吧！就改一天吧！（悲感地）所以偉大作品難以產生就是這個原故！（故作驚人之筆）伯母，我忘了該向你道喜。

媽 （驚楞住了）什麼事？

萍 曙聲成功了，大大地成功了。

媽 （吁了口氣）哦！

萍 我離開會場的時候，只聽見拍手的聲音，這個手呀，拍得真叫利害，全場都哄動了。伯母，您想——

媽 （忽然發生了興趣）也能賣幾個錢吧？

慰 對了，對了，我就說這個。曙聲告訴我，每張票子賣二十塊錢，十個人就是——

媽 （坐下來屈指計算）十個人二百，一百個人二千，一千個人二萬——葛先生，看樣子有多少人？

萍 （信嘴開河）總有這麼五六千人吧！

媽 五六千人，那麼就是……

萍 哈哈，你們說，多好多好，「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不對，不對，「洛陽紙貴，身價百倍」也不對（她們陪着他笑）

萍 有茶嗎？

慰 這兒有咖啡（倒了一杯給他）

萍 是給老江預備的是不是？（一口喝下，有點開顏笑地）伯母，你有這麼一個賢慧的兒媳婦，真是修來的。

慰 （有些羞怯）少說兩句好不好！葛先生，你又「神經」了。

萍 神經？哪一天我不神經，一定是發了大財。你們信吧！

媽 我們信。

萍 （喝了茶，羨慕地）究竟是有太太的好，有人照應……（走到窗前）今兒月亮也真美（忽有所得）啊

呀！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急忙忙地向門口走去）

慰 坐坐啊，葛先生。

萍 （連連揮手）別打攪我，我得到了一個「靈感」，我要畫一張月夜圖（跑了幾步又回來）我的畫本

（拿了畫本）哦，我——（走向門，到底記起）我是來——哦，哦，哦，一會兒見，一會兒再見（急急地走了）

媽 真是神經，討厭，儘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只怕又是來借錢的。

慰 要是路聲真地有餘錢，借點給這種人也是好的。

媽 唉！世上就如你好……

（外面有一個少年人哼着一支愉快的歌曲。）

歌聲 紅豆，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發幾枝，

願君多採擷，

此物最相思，最相思，

最相思。

(少年哼着哼着推門進來，他約摸十九歲，面色紅潤，圓圓的臉，一堆頭髮斜在額上。穿着學生裝，手裏拿份歌譜，膝下來一隻提琴。他是江昭的學生張良誠，因為有點憨氣，大家叫他「小傻子」，對音樂有極高的執着態度)

誠 (進來放下提琴，仍然反覆哼着) 紅豆，紅豆……

媽 喂，張良誠！

誠 唔！(繼續哼唱) 紅豆生南國……

慰 小傻子，別唱了！

誠 好不唱！(顯然有點不高興)

慰 你怎麼一個人？江先生呢？

誠 (到這時候才發現江先生不在) 呀，江先生不是已經回來了嗎？

慰 回來了？

誠 (苦苦追憶) 哦，哦！他一定還在會場裏。我看見他跟陳先生、賈先生，那個美國回來的賈克驛還有

吳茵：他們邊走邊談着話，我趕忙收拾了東西趕出來——

慰：你倒先到了。

誠：我還以為要落了後呢！

媽：小傻子，今兒去的人真多嗎？

誠：可不，人山人海，台底下儘是人頭，眼睛，嘴，還有手。吳茵唱得真好啊！就是這個「紅豆生南國。」江先生做的。大家發瘋似地要她一連唱了三遍，要不是江先生出來鞠躬，大家還不肯走呢！那些人一定要江先生出來，大叫「江曙江曙。」哈哈，先生幾乎紅了臉。（興奮得又唱起來）「紅豆，紅豆……」

慰：（也興奮極了）媽！你聽，曙聲成功了，成功了！

媽：（也笑了）我倒不管他成功不成功，我希望他這趟賣幾個錢，好讓大家喘一口氣。

慰：那是一定的。媽！

（裏面小孩子醒了。）

孩子的聲音：媽媽，媽媽！

媽：（對還在唱着的張良誠）快別唱，小曙給你吵醒了！（對內）小曙，小曙！（走向內室，對慰慰）慰慰，別忘了，曙聲一回來就問他，明兒買小菜的錢都沒有了。

慰：知道了媽（媽下）

慰 今兒真熱鬧嗎？張良誠。

誠 可不，吳茵唱完「紅豆生南國」，一下了台，大家都圍着她。江先生拉着她的手幾乎要把她抱起來。

慰 (一種不安的情緒慢慢地泛起來) 哦！(走到沙發坐下)

(外面有脚步声)

誠 瞧，他們回來了！(衝了過去) 江先生！

(慰靜了下來，本來要迎上去，可是一個轉念，却走進內室去了。)

(張良誠跑過去開開門，進來的却是他的同學譚華和常守。譚華約摸二十四五歲，高高的個兒，穿著整齊，隨處表現出他是一個音樂家，雖然他還沒有成名。他的音樂修養在幾個同學中算是最好，就因此，在外表做作的謙虛中藏滿了驕傲。然而他更懂得怎麼為人處世。常守一跟他就不同了，身材矮小，自作聰明，看來多少有點滑稽，他的腦筋很簡單，也很幼稚，他是常為別人左右，跟隨別人的那種人。)

守 嚟，張良誠！你這小子，倒先回來了。

(質問地) 我的提琴呢？

啞。(指琴)

(謙虛的樣子) 謝謝你！

誠 江先生呢？

後面（良誠跑去開門向外望）

跑什麼傻子！

（良誠看了一眼，沒人，又回來了。）

誠 喂，譚華，你說今兒吳茵唱得好不好？

（譚華點頭。）

守 一上來吳茵有點兒慌，不大唱得出來。幸虧賈克馨指揮樂隊好。

華 賈先生在美國學的就是指揮，他指揮過多少樂隊。

守 恐怕有名的紐約管絃樂隊也指揮過。你瞧，那精神抖擻揮動指揮棒的樣兒——（學那個樣子）
這樣，這樣——（學得過份了，幾乎跌倒。大家笑。）

誠 江先生今天可高興極了，這都是他的成績。記得吳茵剛到這兒來的時候，五線譜還摸不清楚，現在可唱出名了。

守 可不是。要不是碰着這麼一個機會——

華 賈克馨說：「紅豆生南國」裏有幾個地方和聲弄錯了。

守 （隨口說出）那自然，賈克馨是個專門的音樂家。江曙只不過在上海學過幾年音樂吧了。要是賈克馨作曲，一定好。

誠 你怎麼知道？

守 那還用說！
誠 爲什麼？

華 首先他在美國聽得多，看得多。你想，像我們中國這個什麼都不行的國家可以產生大音樂家嗎？
守 (馬上接上去) 比方說江先生的和聲就錯了。

誠 (仍然不服氣) 可是我記得 Schubert 曾把他的歌曲給 Beethoven 看，據說也有幾個地方錯了。
守 那是 Schubert

誠 爲什麼？

守 爲什麼？——

誠 唔，爲什麼？

守 我總覺得賈克馨是對的。譚華說得好，他聽得多，見得多，他有偉大的計劃。他說過他將來要組織一個歌劇團，演唱外國的歌劇，外國的 Opera。那多美啊！

(做起 Opera 歌者的姿態，唱起「茶花女」中的一段。)

誠 可是我們要創造中國的歌劇，我們——

守 我們要跟外國唱得一樣好！

華 我們要成爲第一流的歌唱家。

(他們嚷着，跳着。)

守 (突然停頓下來) 先生來了!

(大家靜了下來, 慰慰走出, 手裏拿了幾塊炭, 加在小火爐上。)

慰 我還當江先生已經回來了。

外面江曙的聲音 將來我們還可以舉行更大的音樂會, 長期的演奏會。

誠 那不是江先生回來了!

(大家走向門口。門開了, 江曙和陳伯達走了進來。他微笑着和每一個學生點頭。)

(陳伯達是個矮而胖的中年人。他是個新派商人, 在社會上有地位, 有聲望。由於新思想的薰陶和教養, 他愛好音樂。在某些人看來也許是例外, 可按實說, 也不好認為奇怪。因為他是把音樂當做一種嗜好, 消遣。他儼然有「藝術保護人」的姿態。說起話來極有自信。)

大家 江先生, 陳先生!

曙 哦, 你們都還沒回去! (走向慰慰) 慰慰! 你今兒沒去聽音樂會, 要是你聽了, 啊, (轉身對陳) 啊, 請坐!

(陳伯達坐下。)

慰 你要的咖啡, 曙聲

曙 好。(對陳) 你也來一杯! (慰慰倒咖啡)

陳 我剛剛喝過, 你喝吧!

曙 (自己喝了一杯, 又倒了一杯, 對慰) 還有嗎? 去煮點來。(慰慰為難地下)

曙 來，來，你們也喝一點兒！

華 您喝吧，江先生！我們不喝！（對陳）陳先生，這一杯還是你喝。

陳 （高興地）明兒我請你們大家到光明咖啡館茶會，你們太辛苦了。

華 謝謝，陳先生！我們一點兒沒什麼，江先生可累壞了。

陳 可不是，有今兒的成功，這都是江先生平日教導的成績。

曙 （笑）這，算得了什麼成功？離成功還遠着呢！

陳 不是成功是什麼？我請了許多朋友，他們都感到滿意，真正的滿意。從前我告訴他們，幫助你創辦音樂研究所的時候，他們都反對，可是他們聽了今兒的唱歌，可不這麼說了。的確，在我們中國難得聽見這麼好的音樂，這麼好的歌唱。曙聲，你那個「紅豆生南國」做得可真不壞。

曙 那是原來的詩好。

陳 你過謙了，不是你曲子做得好，人家會那麼發狂地鼓掌嗎？自然，賈先生指揮得靈活極了，曙聲，賈克馨你們從前就認識？

曙 我們是老同學。他剛由美國回來。

陳 怪不得，的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自命有識）我看起來吳茵就好像隨着他那根指揮棒唱似地，或高或低，婉轉自如。

曙 噢，吳茵呢？吳茵！

茵 (在外面答應) 噢我來了。

(吳茵走了進來。)

茵 (笑嘻嘻地) 江先生(對陳)陳先生!

曙 (微帶責備地) 怎麼到這會兒才回來?

茵 我跟賈先生一塊兒走的,他跟我說了許多話,指正了我許多缺點。哦,他走了沒有?

茵 (向外) 賈先生,賈先生快進來,江先生還沒睡呢!

(外面應了一聲,賈克馨走了進來。賈克馨是個紳士型的人物。服飾整齊,完全是個君子模樣。他剛由美國回來不久,在外專攻音樂,技術方面有相當修養。他陰沉而有涵養,不多說話,但是每一句總說在要點上。怕是留學美國的原故,染上了「實事求是」的處世態度。)

曙 (起立歡迎) 老賈,怎麼不進來坐!

(賈微笑,陳起立表示歡迎。)

曙 我來給你介紹:這是陳伯達先生,這是賈克馨先生(對賈)剛才陳先生還提到你呢。老賈,陳先生非常欣賞你的指揮。陳先生最愛護音樂了,像這種人說句老實話,中國很少。我這間音樂研究所,陳先生就幫了不少忙。

陳 好說,好說!

賈 (彬彬有禮) 還請陳先生以後多多指教。

陳 我是不懂什麼音樂的,不過我歡喜罷了。

賈 客氣,我剛打美國回來,上海情形全不熟悉。聽江先生說,中國的音樂空氣很淡薄。

陳 是的,不過我想慢慢兒會好起來的。將來賈先生可以多來幾次演奏。提倡提倡。

賈 賈先生正預備開個「個人演奏會」,陳先生可少不了你的贊助。

陳 一定,一定!

賈 賈先生的音樂修養程度,只怕中國還尋不出第二個來。

(賈微笑。)

賈 咳,怎麼咖啡還沒拿來。(下)

(學生們走向洋台,低聲談着稍停。)

陳 不知道賈先生什麼時候開音樂會……(拿出香烟) 抽煙?

賈 謝謝!我不會抽煙……我在美國的時候,就有一個計劃,打算辦一個歌劇團,提倡真正的歌劇。不過——

陳 那好極了,好極了!

(學生們走近,出神地傾聽。)

賈 現下流行的什麼「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實在要不得。

陳 到對對我正是這個意思，要辦一個真正的歌劇團，可是那天跟江曙先生提起他說一時還談不到。

賈 是的，那是一個人才的問題。

陳 依我說，吳茵他們就可以唱。

賈 是的，是的！

陳 (拍手) 好，賈先生，你的歌劇團可以馬上辦起來，我一定幫忙，這兒的幾個學生都可以參加！(學生們點頭) 吳茵當主角。(對吳) 吳茵，你說可好！

茵 陳先生，您又開玩笑了。

陳 不，我是說的真話。(對賈) 賈先生，你說對不對？

賈 陳先生既然有興緻，倒不妨談談。

(曙拿了茶壺上。)

曙 對不起，咖啡沒有了，喝杯茶吧！

陳 (起立) 不用了，我就要走的。

賈 (看錶也起立) 不早了。

曙 (熱情地) 坐一會兒，坐一會兒！

陳 明天光明咖啡館，我們細談吧！賈先生，一道兒走嗎？

(陳賈走出，曙送行。亦下。)

賈
再見！

(學生們鞠躬。)

茵 (送到門口) 賈先生，再見！

守 譚華，你聽見沒有？賈克馨要辦歌劇團。
唔！

守 那真好啊！吳茵，你做女主角，譚華，你做男主角，我做男主角的朋友。張良諒，你呢？你做——

誠 我不做。

茵 爲什麼？

誠 我還沒唱得好，江先生說過，一個人要練六七年才能唱歌劇。

守 那是那末講講，要是這麼說，我們學到鬍子白還不能上台呢。到了那時候吳茵快成老太婆了，誰愛聽？唱歌劇都要年青漂亮，那一次我去看外國人唱歌劇，差不多都是十六七歲的人。

茵 (高興地) 真的？

華 就跟你年紀差不多。

誠 我不信。

華 只有你這傻子才不信。你啊！只怕練六七年還不夠。

誠 (傻裏傻氣) 我去問江先生去。

(江曙回來了。)

曙 (笑嘻嘻地) 又談什麼，回去吧！

誠 是江先生！

曙 這麼晚了，你們回去方便嗎？

華 方便。

曙 這兒有電筒，你們用得着。(在書架上拿了電筒遞給他們)

華 外面月亮很好。

曙 進衙堂總是黑的，拿去！

(華拿了。)

曙 早點睡覺，明兒早上別遲到，練好合唱要組織歌詠隊。(大家點頭)

大家 明兒見江先生！

曙 (突然看到譚華沒有穿大衣) 譚華，你沒有穿大衣來？

華 早上出來，天氣暖！

曙 (把衣架上自己的大衣遞給他) 穿上，夜深了外面冷，別着了涼。

(譚華稍遲疑，穿上了。)

曙 好生走！

茵 (對他們) 明兒見！

(大家要下，突然張良誠回轉身來。)

誠 江先生，你說我們能不能唱歌劇？

曙 (笑) 怎麼想得起來的。基本練習還沒學好。唱歌劇不是容易的事。

誠 (對華守勝利地) 怎麼樣？

(他們不服氣地瞪他一眼，轉身。)

華 我的提琴張良誠！

守 (夾在腋下) 這兒！

(他們下場。)

曙 (發覺茵還在) 你還沒去睡覺？

茵 我——

曙 (撫她) 該去休息了！

茵 是，明兒見——先生，你也該睡了！

(曙點頭，她下場。)

(曙關了燈，月光射滿了全屋。外面那支小夜曲在靜寂中又響了起來。他本來要去睡，可是被這和平幽美的夜

色迷惑了他，佇立了一會，走向鋼琴邊開始彈琴。

(慰慰上，見他在彈琴，拿了一件睡衣，走去披在他身上。)

你還沒睡？

慰 (笑) 別凍着，明天彈吧！

曙 (披了衣服) 我不想睡。慰慰，坐下，你聽我說，今兒音樂會的情形，真是意想不到，那熱烈的勁兒

——(慰慰睡眼惺忪) 你倦了嗎？

慰 (揉眼勉強支持) 不！

曙 台底下的人擠得連站的地方都沒有，多少朋友找我要位子，可是我有什麼法子想呢？位子早沒有了。將來我預備再做幾個歌，比方說，「琵琶行」，「滿江紅」……(慰慰沉沉欲睡) 喂，慰慰！

慰 (驚醒) 呀？

曙 人家要告訴你將來的計劃，你倒睡着了。

慰 (抱歉地) 不，不知怎麼地，我打了一個瞌睡。

曙 (仍然興奮地) 你聽我說啊……

慰 我聽着呢！

(母親在內響動。)

媽 (在內) 慰慰！

慰 媽！

媽 你問了曙聲了嗎？

慰 問了。

媽 (在內) 哦，

曙 問什麼？不是今天的音樂會？媽也關心起我的事來了，難得。她是從來不贊成我做的事的，你說我該不該開心？

慰 是的，你該開心。……今兒人到的不少吧！

曙 可不，我剛才就跟你說了：人山人海。

慰 票子一定銷出去很多了。

曙 很多，很多，臨時還有人來買。

慰 一共賣了多少錢？

曙 兩千多塊錢。

慰 (喜悅地) 兩千多！

曙 不少吧！(慰點頭) 告訴你，我更做了一件高興的事。
慰 什麼？

曙 (拍拍鋼琴) 這架鋼琴是我的了。

慰 怎麼？

曙 我把票款全交了那個琴行的老闆，趕明兒每個月只要付一百塊錢，再補足十個月就行了。

慰 (失望地) 那麼你這一次是——

曙 大大的成功。慰慰(握手)你不高興嗎？

慰 (勉強地) 高——興。

曙 沒有你，我怕沒今天的成功。

慰 (憂鬱地) 你是會成功的。

曙 (完全不知對方的心情) 我還記得我們結婚不久，我們住在那間小屋子裏，生活過得多快活，你唸唐詩，我彈鋼琴。

慰 是的！

曙 有一天，我記得是春天，我給了你一顆紅豆，後來你唸起「紅豆生南國」這首詩來，我便做了這個曲子……你勉勵我做一個大音樂家。現在——

慰 你成功了。曙！

曙 已經五年了，那時候小曙還沒有生，媽還在鄉下……我到底有了一點成績。可是這不過剛算開始。

慰 ……

曙 今天你沒有看見，爲了那些愛護我的人，我也該努力……慰慰，你怎末不去？

慰 我本來很想去。

曙 那爲什麼不去呢？

慰 (苦笑) 燒了飯之後，要照護小曙睡覺，家裏沒有人——我還得補衣服……

曙 (抱歉地) 是的，我忘了。(拉慰手) 慰慰，慰慰你手怎麼這末燙。

慰 那是你衣服穿得薄……進去睡吧！

曙 我一點兒不想睡。

(屋內孩子醒了，哭着喊媽媽。)

媽 (在內) 慰慰，慰慰，你們怎麼還不進來睡覺！

慰 來了來了！(急急地下，哄小孩聲)

媽 (在內喃喃地) 這麼晚才回來，弄得人神不安……曙聲，曙聲。(走了出來)

曙 媽！

媽 你還不去睡覺，又發神經了。

曙 我想再坐一回兒。

媽 錢收得太多了，是不是？

曙 我——

媽 告訴你明兒又要買米了。這次你把慰慰的手飾都拿去當了。做本錢是不是你這樣下去可不行啊！我不能讓你這樣做。幸好你賣到了錢，要是虧了本怎麼辦呢！

曙 ……

媽 錢呢？拿來啊！擺在你身上沒有好事做得出來。給我（曙尷尬）明兒好把錫子贖出來。

曙 我……我……

媽 你化了呀？

慰 （急急地走出解圍）媽！今兒他們還沒結賬。明天就可以全算清了。瞧，他故意讓您着急。

媽 （寬慰地）這就好了！

慰 媽，我扶您進去。（她扶媽下）

（曙望着她們。）

（稍停，慰慰出。）

曙 （有點埋怨）是你告訴媽的？

慰 什麼？

曙 你的錫子——

慰 她問起我——

曙 你就告訴了她！

慰 沒有——

曙 (自怨自艾地) 是的,我不該這麼做,我不該這麼做。我當了你的錫子。

慰 別難過,還有這一隻嵌紅豆的金戒指……你拿去吧,明兒把錫子贖回來……多下來的錢交給
媽(慢慢地遞給他戒指)

曙 ……

(慰慰看了他幾眼下。)

(他苦惱地站着,月光照在他的身上, Schubert 像上。他嘆息。)

(葛萍進來,醉了。)

萍 喂!燈也不開,是得到什麼「靈感」要作曲子了嗎?

曙 (搖頭)

萍 我該跟你道喜。(拱手)今兒你得了這末一個成功,一個大成功。

曙 成功?

萍 可不是成功?你既然有大成功,我也該沾一點小成功呀!

曙 什麼?

萍 今兒總該不少收入吧!你知道,我剛才回去,剛一坐下喝酒,包飯作老闆來了,說是不還錢,就要拉到巡捕房裏去。這個鬼東西,他曉得我很晚才回去,這可給他抓着了。你有二十塊錢嗎?

曙 我——

萍 沒有(作無可奈何狀)那，我只好硬着頭皮再回他明天了。

曙 (突然想起) 我好像還留着十五塊錢，先一回兒吃飯多下來的。

萍 你不要用(接了錢)對不起，明兒想到法還你，利息加倍。

曙 什麼話。

萍 我不過說說，能還本就好了。喂，老江啊，我們這末倒霉，究竟爲的是什麼？

曙 爲了……「藝術」。

萍 可是「藝術」又給我什麼？餓了不能當飯吃，冷了不能當衣穿。

曙 可你已經弄了這末些年。

萍 是啊！我們可不太冤了。我一想就恨不得去殺人，當強盜，大把地撈一票錢。

曙 你又發神經病了。

萍 不是神經，老江，真要是到了那個時候，只怕是我幫你，再不是你幫我了，哈哈……再見！(突然發現

桌上那包「前門」烟) 啊！前門，你闔了，抽起「前門」來了。

曙 (想起) 哦，陳伯達忘在這兒的。

萍 (放在懷中) 對不起，謝謝，明兒見！(下)

(曙搖頭，外面音樂響着，月光如洗)

(稍停，吳茵出來，她因為興奮，一直沒有睡着。)

茵 江先生！

曙 啊！你還沒睡？

茵 怎麼也睡不着，我記得您說過睡不着的時候只要數一二三四就可以睡着了，可是我一直數下去，數到一千了還睡不着。

曙 (微笑) 爲什麼？

茵 我老想起今兒的音樂會，一閉起眼睛來就是耀眼的電燈，還有那些人頭，數不清的眼睛。你太興奮了。

茵 我的耳朵裏好像老是鋼琴，提琴的聲音，我自己反覆地反覆地唱着那隻「紅豆生南國。」音樂真迷人啊！

曙 真的。

茵 我一生要學音樂，學唱歌。江先生，我記得剛來上海的時候什麼也不懂！

曙 你說要一輩子學音樂？

茵 是的。

曙 你有沒想到學藝術是件苦事？

茵 那怕苦死我也願意。

曙 可是你總得生活要是有一天——

茵 (堅決地) 就是挨餓我也心甘情願。

曙 (肅然) 記得我在你這麼大的時候,也跟你一樣。

茵 難道你現在不同了?

曙 不,可是——

茵 我不信您有什麼不同。江先生,您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一個了不起的人是不會爲生活所限的,你

不是跟我說過嗎?

曙 (喃喃地) 一個了不起的人是不爲生活所限的。

茵 江先生,謝謝您給我的指示。

曙 也謝謝你!

茵 謝謝我?

曙 一個人多需要人鼓勵,多需要人理解啊!

茵 我懂得您,江先生,我常常想,要是能常跟您在一起就好了。我可以成功一個女音樂家——「紅

豆——」……(稚氣地) 江先生,你說紅豆究竟生在什麼地方?

曙 在南方,中國的南部,南洋。

茵 什麼樣兒?

曙 你沒見過？
茵 唔。

曙 (脫了那個戒指給她) 瞧！

茵 啊，多好看，又圓，又紅，又亮。(戴上)

曙 你喜歡嗎？送你吧！

茵 送給我？

曙 唔！

茵 紅豆，紅豆……

(她唱起來，曙激動，隨手彈起鋼琴伴奏，月光如洗照着他們。)

媽 (在內) 曙聲，曙聲，快來睡覺，別再彈琴攪混人了。

曙 (不高興地把鋼琴蓋起) 哦！

茵 去睡吧，伯母吵醒了。

曙 不，瞧，月亮多好啊！好像水銀似地洒滿一地。你聽過 Beethoven 的月光曲嗎？他寫月夜，一個水晶

的世界……(走到洋台口) 你瞧，滿天的星星。(茵走了過去，他拉着她的手) 那邊北斗星，七顆好像

一隻提琴似地拖着一個尾巴，還有南斗星……你聽見有什麼叫嗎？

(蟲聲，慰慰出，本來要叫他，一見情狀呆住了。)

曙 今兒晚上有點暖！

茵 你的手上發汗了！

(八音鐘響了。)

曙 有了！

茵 什麼？

曙 (吟哦地) 「更深月色半人家，南斗欄杆北斗斜。」(急急地到鋼琴邊把樂思寫在譜上)「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錄窗紗」你唱，你唱！

茵 (唱)「更深月色……」

小曙 (在內) 姆媽，姆媽！

茵 啊，小曙吵醒了！

曙，哦，我們到外面走走，你唱，不用鋼琴。只有你才能把我所寫的情緒唱出來，只有你……

(他們拉着手出。)

(慰慰呆呆地，一顆眼淚流了出來。)

慰 (喃喃地) 爲什麼……我不懂音樂爲什麼……我不會唱？

(她幾乎不能自持。)

(一個七歲的孩子跑了出來，赤着腳，揉着眼睛，他是江曙的孩子小曙。)

小 姆媽，姆媽！

慰 (黯啞地) 小曙(抱他淚落在他臉上)

小 姆媽，你哭了！

慰 不，那是一粒沙子，一粒沙子！

(她緊緊抱着小曙，彷彿有誰要搶他似地。外面歌聲，正在唱着「更深月色半人家，南斗欄杆北斗斜」……聲音漸漸遠去。)

——幕徐下——

第二幕

一個秋天的下午，還是在江曙家裏那間房子。屋子裏的空氣似乎有點兒變化，彷彿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一樣，這也許是由於心理，也許是由於天氣。傢俱雖然添了幾件，可是看來似乎不像從前那末和諧。可是在屋子裏那安放鋼琴的一角，仍堆放着琴譜、書籍、樂器、樂譜架和一些寫好的曲譜，可見江曙的努力和工作的緊張。沙發前面新買的留聲機旁邊放着一堆唱片（多半是古典音樂，也夾雜着幾張江曙的作品。）另一邊又多了一架無線電。

暮開的時候，小曙騎在那架三輪小腳踏車上，在屋子裏兜轉子。他的母親坐在沙發裏低頭沉思。

約摸下午四點鐘，秋天的太陽，從窗外射進淡淡的一線，窗口的梧桐樹已經只剩幾片黃葉了。風微微地敲着玻璃窗。

小曙騎了一圈，碰在桌子上走不動了。

小
姆媽！姆媽！

（慰慰仍在沉思，沒有聽見。）

小
（又叫）姆媽！姆媽！（見她不應，下了車跑來）姆媽！來，來，來哪！（拉她）

慰
（彷彿從睡夢中驚醒）呀！

小
（拉她走向琴）彈琴，彈琴，坐下！

小 (驚恐地) 不不

別怕，媽媽不跑，媽媽不跑的你該睡了。(小曙點頭) 這才是乖孩子……(喃喃地拍他) 呵，呵，呵，

……(孩子在她懷中睡着了)

(慰慰看着孩子，外面有提琴的聲音，她失望地嘆息)

(江曙的母親由房子裏走了出來)

慰 (拂去心中的難受，換作笑容) 媽，你睡中覺的哩！

媽 (搖頭) 唉，小曙睡着了！

慰 唔！

媽 不抱進屋裏去，當着風口！

慰 是。(抱了小曙下)

(母坐下，發現地下有衣服，拾了起來，擱在沙發上。)

媽 (喃喃地) 這一家子，越來越不像話了。(向內) 慰慰，慰慰！

(慰上)

媽 你瞧，這屋子亂成什麼樣子了，也不拾掇拾掇！

慰 我就要拾掇的，媽。(無精打彩地收拾房子)

媽 曙聲又到哪兒去了？

慰 不知道。

媽 剛才還聽見他跟吳茵談話來的。

慰 一齊出去了。

媽 出去了，出去了！你沒問他到哪兒去？

慰 (搖頭)

媽 幹麼不問他，你幹嗎不問他？

慰 ……(拭淚)……

媽 你呀！不是我說就是死無用，一個男人也管不了，當先你公公在世的時候，那末愛在外面胡攪，到底給我看着，不敢動一動。我們還是老式，你們是自由結親的，怎麼連這一點本領也沒有！

慰 他有他自己的事。

媽 有什麼事，還不是亂轉。請問他可弄了一點錢回來沒有！說得那末好，到了總是拖了一屁股的債！他爹在他這個年紀，早載上紅頂子當知縣了。叫他別幹這個，偏要幹……

慰 他是認定這一行了……

媽 你不能勸勸他？

慰 我……(啜泣)

媽 你就只會哭，只會哭！

(慰更啜泣得利害)

媽 夠了，我的好兒媳婦，哭有什麼用(好像安慰地)我自然不怪你，只怪曙聲不長進。可是你是他的媳婦，他是你的丈夫，你能一輩子由着他這末下去，總有一天他會丟下你的。

(慰更抽咽起來)

媽 也不知道哪兒來的這末個姓吳的鬼丫頭，迷得他團團轉。他一個人弄這個琴啊棒啊還不夠，又來了這末一個人幫着他，整天嗚哩哇嘩直着脖子喊。成不成個人家——回頭我倒要問問他，究竟是什麼的什麼心。

慰 (停止了哭泣) 不，不，你千萬別問他，回頭——

媽 為什麼我回頭非問他不可！

(江曙和吳茵進來，興奮的樣子)

曙 媽！

茵 伯母沒有睡中覺？

媽 (對曙) 又到哪兒去了？

(慰更急急地下)

曙 出去有點事。

媽 (正言厲色地) 什麼事，這末忙！

曙 (坐下, 仍然十分不介意) 媽, 你不知道, 剛才我跟吳小姐去接洽場子, (母哼了一聲) 曙, 告訴你也不

懂, (解釋地) 我們又要開音樂會了, 就是上次開的那種, 那種「音樂會」會場找來找去找不着, 好不容易找了一家戲院子, 叫「華成大戲院」, 那個經理有答應的意思, 可是租費還沒講好, 他說

可以商量, 我說我們這個音樂會是提倡, 提倡歌詠, 歌詠就是唱歌, 這種歌詠——

媽 夠了, 夠了, 我不要聽你那「狗蠅」「牛蠅」的!

曙 (微笑地) 我說囉! 您不愛聽, 您又要問——

媽 這些日子就忙這個

曙 事情多着呢!

茵 江先生爲着這事可忙壞了, 伯母!

媽 (白她一眼, 對曙) 一個人忙也就夠了, 爲什麼總是拉着吳小姐?

(吳茵看見勢頭不對, 走向裏間下。)

曙 吳茵, 別走, 啊! 你還得練練那個「春夜曲」。

媽 夠了, 夠了, 我問你, 家裏錢, 錢沒有人, 人沒有, 你是逍遙在外。

曙 (不悅) 我都是爲了有事才到外面去。

媽 整天見不着你個人影兒, 一問總是跟吳茵出去了。

曙 (有點氣了) 又是慰慰跟你說了什麼是不是?

媽 你自己想好了，用不到她說。

曙 (愠怒地) 哼！我知道又是她搬弄，我好不容易有點成績，你們都來囉唆我告訴您，媽，我是個學音樂的人，我一生的事業是音樂，音樂。

媽 我不管您音樂不音樂，您總得顧這個家。顧這一家老小。

曙 我說過不管家的？

媽 ……您要是沒家小，要怎麼就怎麼，我不管您——

曙 我真是懊悔，單身漢多好！幹嗎要結婚呢？

(安慰出來了，聽見這幾句話，無限的傷心，回身去了。)

媽 你這是說的什麼話，慰慰要是聽見了。

曙 我對得起她。

媽 你成天不理她，跟吳茵混，還說對得起她？

曙 自然，我對得起她。吳茵是我的學生，我化了那末多的心血造成的學生。她是我藝術的一部份。我少不了她。可是——

媽 好好，你有理！我本來是不久人世的人，我不管您！(氣怏怏地下)

曙 媽！

(曙煩躁地在屋裏踱來踱去，當他走到鋼琴前面時，揭開琴蓋彈了一個音，又重重放下了。)

(吳茵走了出來。)

茵 江先生，還要練唱嗎？

曙 ……

(茵走了過去。)

茵 可是場子還沒有定——

(堅持) 不，不管怎麼樣，我們不能把練習放棄了。

茵 ……

(曙坐下，茵走過去。曙開始彈琴。)

曙 (見她不唱) 怎麼了？

茵 江先生，這次音樂會還是唱「紅豆生南國」好不好？

曙 老是唱那個幹什麼？

茵 譚華他們說唱這個好。

曙 爲什麼？

茵 他們說這隻歌，人家愛聽。

曙 不，我們不能爲了別人愛聽什麼就唱什麼。我們有自己的目的。我們要使得一般人能聽更好的歌。不能老是這種簡短的歌謠。

茵 (忽然) 幹嗎我們不唱歌劇呢?

曙 唱歌劇要有專門的訓練。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茵 我就是想唱歌劇。要是哪一天我能唱歌劇就好了。

曙 你能夠的,茵,不過你的基礎不夠,還得練幾年。

茵 (興奮地) 練幾年,唱歌劇。多好啊,多好啊!

曙 你的天賦很好,茵,記得我第一次聽見你唱歌的時候,我就覺着你一定會成功的,

茵 第一次?

曙 是的,那一天你帶了你哥哥的信,一個人到上海來我叫你唱,你不肯!

茵 多難為情啊!

曙 後來你到底唱了。

茵 (羞怯地) 這種事談牠做什麼?

曙 人是慢慢兒進步的,你現在可慢慢兒懂得音樂了。

茵 都是你——江先生,你教我的。

曙 (高興地) 我也沒教什麼,是你自己聰明。

茵 (羞怯地) 江先生,你又取笑我了。

曙 這是真話,我能夠有你這末一個學生也真高興。我們要唱各種各樣的新歌,使得一般人扔了那

種糜糜之音，得到安慰，鼓勵。將來哪兒都聽見我們的歌聲就好了。（外面的無線電裏正唱著「紅豆生南国」）多流行啊！昨天我到唱片公司去，要買一張送朋友，可是他們說已經賣完了。來，唱一遍！唱不好，明兒開起音樂會來怎末辦？

（正在茵要唱的時候，慰慰走進來，見他們有事，要走開。）

茵 慰姐，慰姐！

（曙停止彈琴。）

茵 您找什麼東西嗎？

慰 不，我以為曙聲一個人在這兒！

曙 有什麼事？

慰 （看了茵一眼）……

（茵下）

曙 什麼事快說。

……

曙 說吧！

慰 剛才媽跟你說——

曙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又是那一套：家裏沒有錢，我成天不管家裏的事……是不是？

慰 不，我是說——

曙 我全知道，可是我告訴你，我也是在想法子啊！你們別逼我好不好，你們就不知道，我不是個做生意的商人，沒有本領弄大錢，可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要是這一次音樂會成績好，我想總有點兒收入。

慰 我不是要跟你說這個。

曙 那你還有什麼別的要說？

慰 唉！

曙 你全不懂得我，全不體諒我！

慰 (吸泣)……

曙 (搖頭) 唉！就是哭，就是哭！

(有人敲門，慰慰連忙拭淚。)

曙 進來！

(葛萍走了進來。穿着漂亮的西裝，戴呢帽，腋下夾着一個公事包，手裏還拿了一根手杖，他跟從前判若兩人了。)

萍 老江，你們好啊！

(他們看出了來人，招呼。)

曙 哦，老葛，你

萍 想不到吧！（坐下）

曙 ……

萍 真是好久不見了！伯母還健嗎？（對即將入內室的慰慰）慰慰，你不歡迎我來嗎？

慰 （強笑）哪裏。（下）

（稍停）

曙 這一向幹什麼？

萍 （得意地）瞎混混。怎麼樣，你還好嗎？

曙 ……

萍 還是弄音樂？

曙 唔！

萍 聽說你自從那次音樂會以後，出了大名，後來又作了不少歌曲。生活一定過得不錯吧！

曙 （苦笑）……

（曙母走出來。）

媽 葛先生，什麼時候回來的？

萍 昨天。

媽 聽說你在杭州做了大事情了。

萍 嘻嘻，沒有的事。伯母！

媽 葛先生抽煙吧，（向內）慰慰，你把我藏着的那包「大前門」拿來……

萍 不必客氣，伯母，煙我這兒有。（掏出一隻漂亮煙盒）這是人家送我的「三五牌」，我總覺得不及

「加立克」好。（遞一支給媽，對曙）你也來一枝！

曙 不，謝謝！

萍 我忘了，你不抽煙。其實抽一支又有什麼要緊！來，來一支！（硬強迫曙抽）老江，什麼時候再開音樂會啊？

媽 別提了，曙聲這些日子就忙這個。

萍 （笑）哈哈！（對媽）這一次我一定來捧場，老江，你知道，我在杭州整天沒事。除了上辦公廳，就是應酬。

媽 葛先生現在可好了。

萍 說不上，不過生活過得去吧了。老江你怎麼樣？

曙 ……

媽 我早說了，叫曙聲改行，可是他不幹……

萍 從前我可不是這樣，所以弄得精透了，可是有一天我忽然明白過來，好像做了一個夢似地，一

咬牙就改了行。

曙 從此你就把「畫畫」丟了！從前你像性命似地——

萍 可不，我一咬牙，就把事情想通了。

曙 想通了？

萍 一個人在世界上總得生活幹嗎？別人比我們生活得更舒服呢？

曙 那是社會問題。

萍 爲什麼分出善與惡呢？

曙 那是個道德的問題。

萍 爲什麼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呢？

曙 那是良心問題。

萍 對了，善惡道德、良心，這些東西都是那些聰明人造出來的花樣，他們爲了自己一輩子要過得舒

服，誑騙別人來服從他們。

曙 (大爲不高興) 你怕是瘋了！

媽 (制止地) 曙聲。

萍 不是瘋，是忽然之間我變聰明了。(大聲地) 哈哈……(對瞪目的媽) 伯母，你沒聽懂我們的

話是不是？我們是在這兒瞎扯，就算我發神經吧！

吃
吃
吃

媽 葛先生開玩笑。

萍 說正經的，老江，其實你很可以找點別的事做做，我也許可以幫你點忙。

媽 那就拜託葛先生了。

萍 只怕曙聲不願意放棄他的老本行，哈哈！

(曙不理)

萍 我知道曙聲的脾氣(突然換了一種口氣)老江，你別罵我市儈，一個人是要自私一點，而且，不要把自私的道理告訴別人。要不，他就很難在這兒社會上站得住。比方我，就因為不懂這個道理，吃了虧。

曙 你？

萍 是啊！因為我一高興，到底說出來了，你知道，有一天我跟我們上司談起我的自私哲學，第二天他就把我開除了，原來是不能說的，哈哈……

曙 真是神經。

(張良誠忽忽地跑進來。)

誠 江先生，江先生。

曙 什麼事？

誠 華成大戲院經理要您去。

曙 哦，（對葛）老葛，你坐坐，我有點兒事。

萍 不，我也要走了。晚上有空嗎？我請你吃飯。

曙 那末一道走吧！

萍 伯母，回頭見！

媽 葛先生，有功夫請過來玩啊！

萍 一定來！

（他們三人同下。）

（稍停，慰慰緩緩地走出來。）

媽 你瞧，人家混得多好，就是曙聲不長進，剛才葛萍說要給曙聲介紹事做，可是他幹。

慰 ……唉！

媽 （咳）

慰 你又咳了。媽！

媽 唉，只怕不會好了。

慰 不要緊的，找大夫來瞧瞧！

媽 我知道，這是老病，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慰 ……曙聲又不大在家，您一個人可得當心啊！

媽 (奇怪地) 你要到哪兒去嗎?

慰 (隱諱地) 沒有,我不要去哪兒去。

媽 (傷感地) 你可不能出去,我就靠着你這個兒媳婦了。

(她慢慢走向室內,一邊咳着)

媽 唉,討厭的咳嗽!(顫巍巍地下)

(慰慰精神恍惚地倚着沙發呆想)

(外面有人叫聲)

聲 吳茵,吳茵!

慰 (一驚) 誰?

(譚華探頭進來)

華 江太太,吳茵在家嗎?

慰 (向內) 吳小姐,吳小姐(下)

(吳茵上)

茵 哦,譚華,幹嗎這麼大驚小怪的?

華 來!

茵 什麼事?

華 (詭秘地) 江先生在家嗎?
茵 出去了。

華 (放了心) 坐下來,我告訴你一件事。

茵 到底什麼事?這麼鬼鬼祟祟的。

華 你聽我說,剛才我們又到賈先生家去了。

茵 哦!那個歌劇團怎麼了?

華 你告訴江先生了沒有?(茵搖頭) 千萬不能讓他知道。

茵 (搖頭)

華 剛才賈先生說,馬上要公演,

茵 (高興地) 什麼時候?

華 就是這個月。

茵 在什麼地方?

華 華成大戲院。

茵 不就是江先生接洽的戲院子?

華 是的,就是這一間。那邊老板說歌劇有生意。

茵 哦,是這樣的那末——

華 買先生要我來問你參加不參加

茵 我，自然參加——可是——

華 什麼？

茵 江先生這邊——

華 他這種慢吞吞的教授方法，誰受得了？他說你唱歌劇還得六七年。你真地等到那個時候。

茵 ……

華 現在賈先生說就要公演，每個人出薪水，拿工錢。你說多好，他說將來還要辦歌劇院，專門演歌劇。還要週遊世界，旅行公演。

茵 (心動) 到外國去？

華 唔。

茵 太好了！

華 那你是決定了？

茵 不過，江先生待我——我在這兒住了五年，總得跟他商量商量。

華 跟他商量？他會贊成你去嗎？

茵 (內心掙扎) ……依你說——

華 馬上去。

茵 (猶豫地) 讓我想想。

華 他待你好，是要利用你。

茵 利用我？

華 利用你給他成名。此外他還有(囑忽地)別的意思。

茵 別的意思？

華 你看報沒有？

茵 怎麼？

華 報上說他跟你——(拿出一張小報來)你看——

茵 (看報，驚羞) 這，這——

華 是不是？

(茵異常不安，常守一進來。)

守 嚕！

華 你也來了！

守 報告你們好消息。

華 輕點兒聲，輕點兒聲。

守 戲院已經定了華成。

華 我早知道了。

守 第一齣戲是「茶花女」。

茵 「茶花女」

守 唔，你的「馬格來脫」(指華)他的「阿芒」我的，我的——我的阿芒的父親！

華 胡說。

守 賈先生叫我們回頭五點鐘到他家裏去，陳伯達也來。

茵 陳伯達？

華 是啊，投資的就是他。賈先生說完全照外國的辦法每個人出很高的薪水。像你這樣寄住在人家總不是事。

茵 ……唔！

(外面有足步聲。)

華 江先生回來了。快坐好(大家坐好)只當沒有這回事，別讓他知道。

(進來的是琴行的人，着短衣。)

琴 (看看他們，對坐在鋼琴旁的守)跑開。

守 幹什麼？

琴 拍鋼琴。

華 是音樂會要用嗎？

琴 音樂會，哼三個月不付琴租，鋼琴要抬回去。

茵 什麼，你們是琴行裏來抬琴的？

琴 對了。

茵 江先生不在家。

琴 沒有人嗎？

華 江太太，江太太！

(慰慰出來)

琴 (對慰) 你們這架鋼琴三月沒有付錢了。催了多少次，都沒回音，老闆叫我們來抬回去。

慰 對不起，沒有人在家。明天來好不好？

琴 不行。

慰 要不，請等一會兒，說不定江先生馬上就回來。

琴 (跑到門口，對外) 進來！

慰 不，不(阻止他) 江先生回來不見了琴，會難過死的。就要開音樂會了。

琴 我們管不了這許多，有話跟我們老闆說去(對後面) 死人，怎麼不進來。抬！

(正在要抬時，江曙回來了)

大家 江先生！

曙 什麼事？

慰 琴行裏的人，要把琴抬去！

琴 你就是江曙？老闆叫我們來抬琴。

曙 等兩天，我給你們錢。

琴 可是老闆說等了那麼久，已經等了三個月了。

曙 請他後天來收錢，我們明天開一個音樂會，場子早定下了「華成大戲院。」一過了明天，就給他錢。

琴 老闆說，沒有錢馬上抬回去。

曙 不，我給你們老闆寫個字條，要是開了音樂會沒有錢付，你們再抬去不遲。（坐下寫字條）

（張良誠上，手裏有一捲廣告。）

賊 江先生！他們——

曙 （不讓他說下去）廣告貼出來沒有？（對琴行的人）瞧，這是我們的海報。（打開給琴行人看）開了音樂

會，絕不短你們一個子兒！（看見全部都在對賊）怎麼你全都拿回來了，戲院子門口不是叫你一邊貼一張的嗎？

賊 他不叫貼。

略 爲什麼？

誠 貼了沒有用。

略 怎麼沒用？

誠 貼了不唱還不是白貼。

略 (大驚) 你說什麼？

誠 經理說租了別人，不租我們！

略 啊呀！你這傻子，你這死無用的東西。這末重要的事竟這末平平淡淡地。

誠 我一回來就要告訴您，您不讓我說。

翠 江先生，這可沒別的話說了。

略 別忙！(對誠) 他爲什麼不租給我們？剛才說得好好的？

誠 不知道。

略 笨東西，你幹嗎不問他？是不是爲了定洋沒付？我講好明天給他五百塊錢，他親口答應的。

誠 他說不是爲了錢！

略 (急燥地) 一定是你弄錯了，我去問他去。

誠 可是，那個經理說，請你不用去了。

略 這……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琴 喂！怎麼樣，我們可以抬琴了。

曙 不，不，我不能讓你們抬去，不行！

（正在要抬時，葛萍進來。）

萍 （看看大家）什麼事？

慰 琴行裏的人要把琴抬走。

萍 爲什麼？

慰 欠他們的錢。

萍 多少？

琴 三百。

萍 這兒有（掏出皮夾來）現鈔不夠了，兩百，你們先拿去。回頭到國際飯店來拿，我住在七十二號。

琴 （看見派頭很大，只好應允）是是（和那兩個抬琴的一齊走了）

慰 謝謝你，葛先生。

萍 這算得什麼，這兩個琴行的人真混賬，要是他在杭州，不客氣馬上送他到局子裏。混賬，混賬。（對

曙）老江，剛才我在咖啡店等了你半天，你怎麼不來？

曙 對不起，我有點兒事。

萍 不是我說，你還是趁早改行吧！

曙 (頑強地) 不, 不 (對優子) 張良誠, 你不會做事。我們再去一趟! (對華) 譚華, 你會說話些, 來, 一齊跟他們去辦交涉。

華 (趨起) 我——我——

曙 怎麼啦?

華 我有點兒頭疼。

曙 真的嗎? (關心地) 這可不行, 身體要緊, 先送你到王醫生那兒去看去。他跟我老朋友。

華 不, 我想只要休息休息就好了。

曙 也好, 您休息一會就回去睡吧! 慰慰你把嫺用的「加當」拿一片來。(慰下拿藥片上)

華 我不要吃。

曙 不行, 不要固執, 別的事可以堅持, 可是生病, 你得順從牠。吃, 吃, 吃了牠! (他只好接受了) 慰慰, 你倒盃開水來!

(慰慰拿開水給他。)

曙 常守一, 我們去吧!

守 我, 江先生……

曙 你——

守 我也——(看了華一眼) 有點兒事, 一個朋友約了我五點鐘。現在——啊呀, 已經五點半了。

曙 那末，一道去。快趕了。去吧！對朋友不能失信。我們走吧！我們一定要把戲院子接洽好。（對留下的

人）你們等着。吳茵，不要跑開。等着我們的好消息。老葛，你不走走嗎？

萍 （搖搖頭）不，也好，一齊出去吧！

慰 曙聲，曙聲。

曙 你要說什麼？

慰 （半晌）……

曙 有話回頭說，你不看我正忙着嗎？

（他們幾個人全走了。慰嘆了一口氣，走入屋內。）

茵 譚華，你頭疼？

（華笑謔把藥片丟了。）

茵 呀，怎末？

華 我根本就不頭疼嚟。

茵 那末你剛才——

華 （笑）……（正色地）我們到賈先生那兒去吧！不早了！（看錶）啊呀，過了時候了。快去，快去！

茵 不過——我總得通知江先生一下。

華 寫個字條，擱在這兒。

茵 我的東西？

華 趕明兒派人跟你拿好了。

茵 唔。

華 快寫呀！

(茵寫字條。)

守 「江先生，我走了，謝謝你五年來的照應。因為事急來不及當面告訴你了。我的東西明天派人來

拿。音樂會不能參加了，請你原諒……」

華 好好，就這樣！

守 快走，別給江先生回來碰着。

(他們拉了她下。)

(稍停，慰慰和小曙上。慰慰提一個皮箱。)

小 媽媽，媽媽，我們到哪兒去？

慰 別響，別響。

小 爸爸呢？

慰 出去了！

小 不等爸爸回來嗎？

慰 不，不。

小 小曙要等爸爸回來，
爲什麼？

小 小曙要跟爸爸說「bye, bye」(招手)
不，不，小曙！

小 姆媽，你揉眼睛幹什麼？
別響，走啊！

小 婆婆呢？
在裏面。

小 我去叫她。
慰 幹什麼？

小 跟婆婆說「bye, bye」。
慰 不用吵着婆婆，她睡着了。

小 姆媽，鄉下好玩嗎？
慰 好玩！

小 鄉下有大鋼琴嗎？

慰……

小 什麼時候回來？

慰 別響，小曙！

(慰慰拉了小曙要下。)

小 姆媽。

慰 什麼？

小 小曙要帶着小鋼琴走。(到桌上拿那小鋼琴)

(慰慰過去要阻攔，發現那個字條。)

慰 啊！(同情心使她軟化了。箱子落在地上)

(曙興沖沖地上。)

曙 曙，慰慰你一個人(欣喜極了)！你知道嗎？我跟明光大戲院全講好了。定洋也付了，是老葛借給我的。這可真好。明天的音樂會可不會開不成了！多開心啊！(抱起小曙)小曙，小曙，爸爸歡喜小曙，小曙歡喜爸爸，爸爸是個音樂大家，小曙將來也是個音樂大家。(見慰慰不理)怎麼？你不高興？(放下小曙)你看你總是這樣地掃興，人家好容易辦成功一件事。你不知道租場子多困難。我差不多奔走了一個多月，現在到底成功了。所以說，一個人只要有毅力，世界上的事不怕不成功！這一次音樂會一開好，將來我打算每個星期開一次，你說好不好？每次編新的歌曲唱新的歌曲，將來到

小城市，到鄉下去唱，改造中國的音樂！建設中國新音樂的基礎！唉！可惜你不懂……（發覺沒有別人）吳茵他們呢？……又跑出去玩兒去了！這班孩子，就歡喜玩，也難怪他們，年青，好動。老賈呢？他沒有來？他說來的……他這個人哪，也真有趣。說到工作做歌曲，就整天不出門。他對人真好。誠實，正直。他答應這次再擔任指揮。這一趟的音樂會一定比上一趟更好。吳茵的獨唱，大家都歡喜聽，還有全體的大合唱。（直到現在才發覺慰慰不說話）唉！你怎麼不說話（看見字條）又是誰留下的字條兒？看他做什麼（擰開，坐下）聽我說，慰慰，我這會兒真開心。你儘釘着字條兒看幹什麼？哈哈，一定又是來討債的。不要緊，慰慰，明兒開了音樂會全還給他！還給他！……唉，你，我倒要瞧瞧是誰寫的。（拿起字條，他臉色全變了。先是驚，幾乎不相信自己所看的，繼而如受雷殛，他頹然跌坐在沙發上，兩行眼淚流了下來。慰慰跑去撫慰他。他並不抬頭，却像個女人似地嗚咽起來。）

（慰慰也禁不住流下了淚。）

小

（莫明其妙地）爸爸，媽媽，你們怎麼了？

（那隻「紅豆生南國」在無線電裏又響了起來，不知怎末地，顯得淒涼又感傷。）

（天色漸暗，黃昏深了。）

——幕徐徐下——

第三幕

一年之後，一個冬天的早晨，約摸八點鐘，江曙的那間會客又兼工作的房間裏，窗簾沒有撩開，冷清清地，一個人也沒有。

幕開的時候，一切都靜寂，只聽見那隻小八音鐘敲打八下。

張良誠夾着琴譜，走了進來。他還是那個老樣兒，一身藏青嘔噁學生裝，外單件黑大衣。短頭髮，愁頭愁腦地。他走進來時感到屋裏的空氣不好，光線也太暗了，於是走去把窗簾拉開了。屋子亮了起來，那雜亂而又沉落的情形更加鮮明地顯露了。他接着把窗戶打開，可是外面刮着北風，一陣風過把桌上的琴譜吹落滿地，他連忙趕着去把窗門又關上了。

外面怒吼着北風，陰沉沉的天。
他坐下，看見沒動靜，開始彈琴。

（懣懣出來。）

懣
（作勢叫他別彈）

誠
怎麼了，江先生還沒起來嗎？

懣
天亮才睡。

賊 爲什麼？

慰 (搖頭)……(跑過去收拾房間)唉，又抽了這末些煙。

賊 我記得江先生從前頂反對人抽煙，可現在他自己也抽起來了。

慰 這幾天他還喝酒呢！(指著酒瓶)這都是他喝的。

賊 從前這刻兒早起來給我們上課了，可是現在——

慰 只怪他睡得太晚，這晌時他有了遲睡的习惯，他說早睡他睡不着，他說他在那兒想，做一個非常，非常……我也說不上，總歸是最化心血的歌曲。

賊 上一次江先生同我說過(翻着樂譜)是的，他正寫着，不，他又給塗了。是寫的「琵琶行」。

慰 (愁慮地)他整夜不睡覺，可是什麼也做不出。唉！

賊 我不懂做歌舞劇究竟好不好？

慰 怎麼？

賊 我遇見譚華，吳茵，他們現在生活舒服極了，每個人都穿着新大衣，一個月公演一次，賣座很好。

慰 他們演的好嗎？

賊 我不知道……他們唱得很熱鬧裏面還插進了跳舞看戲的多極了。每一次總可以賣很多的錢……

慰 真的

誠 您要去看嗎？江太太，我有票子（拿出入場券）今兒晚上的。

慰 不……

誠 我不信江先生做起歌劇來不如賈克馨，可是為什麼他不做呢？

慰 低聲一點兒，別吵醒了他，他聽見了會不高興的。

誠 可是報紙上都說江先生沒落了，他那些改良小曲還是別做的好。現在只有賈克馨提倡的才是

正宗的音樂。可是——

慰 噓。

誠 我不懂為什麼江先生不做歌劇。

（江曙從外面走了進來，他的臉色由於通夜失眠的原故變為灰黯，本來他就瘦小，現在是更顯得孱弱了。）

（他的出現對於他們不免有點意外，而更其使他們吃驚地是緊接着張良誠的話的雄辯的口吻，完全不像一個先生對學生，而像一個鬥士對他的仇敵。）

慰 咦，你出去了。我還以為——

曙 為什麼不寫歌劇？我告訴你，我不寫，我就是不寫。我們中國需要歌劇，可不要「月明之夜」「葡萄仙子」或是賈克馨他們所提倡的「春到人間」「人面桃花」穿插跳舞加上對話，這種不倫不類的東西。你別以為那些聽的人歡喜，他們根本不懂。他們需要好玩，好笑，我們可不能給他，我們不能跟着別人的屁股轉，忘了自己的責任。我們要創造一些培養大家高尚感情的東西，這

些東西使他們興奮，使他們向上，使他們激動，更重要的是使他們覺得在中國，在現代這個苦難的中國應該做點事……

誠 可是，先生，聽的人——

曙 聽衆是我們的朋友，也是我們的仇敵，我們跟他們之間將是一個不斷的鬥爭，一旦我們勝利了，那就是藝術的成功，設若我們失敗，那就是藝術的破產。即使是破產，只要鬥爭過，終是一個可愛的記錄，最糟的是他早就存了一個妥協，投機，迎逢的心理，那是藝術的叛徒，人類的蝨賊。你該知道——

慰 (覺得他說得過份了) 曙聲，你該洗臉吃點心了。

曙 不，你讓我說，——(繼續着) 中國人的音樂修養還不够欣賞歌劇，我主張從民謠小曲着手，慢慢地創造歌劇，一方面培養音樂幹部，廣大地散播音樂種子。可是賈克馨他主張介紹歐洲的歌劇，現在——

誠 他成功了。

曙 成功？哈哈，他是大大的失敗，他本來要演「卡門」，要演「茶花女」，要演「浮士德」，要演「Forsca」，可是結果什麼都沒有演，却演了「春到人間」，演了「人面桃花」這種跟「葡萄仙子」「月明之夜」不相上下的歌舞劇。

慰 他們都說很好呢！曙聲。

曙 很好，張良誠你去看過這種歌劇嗎？你覺得怎麼樣？

誠 我不知道……先生。

曙 (失望地，激昂起來) 你不知道？不知道，虧你還到我這兒來學音樂？

誠 我每天來的。

曙 你可以不來。你可以到他們哪兒去唱歌劇。

誠 他們沒有找我——

曙 (痛心極了) 他們沒有找你？要是他們來找你，你也去了？

誠 (囁嚅地) 我，我，我——

曙 那你趁早去，去，快去！

誠 我，我是——

曙 曙聲，你怕是睡得太少了。(對誠) 張良誠，今兒江先生不大舒服，你等會兒再來吧！

曙 誰說我不大舒服？

慰 (對誠) 你還是晚上來吧！

誠 我晚上要去——要去看歌劇。

曙 (火上加油) 去看歌劇去。好好快給我走走！

誠 (莫明其妙地) 先生，先生。

曙 快走……

誠 我晚上一定來，一定來——（下）

（江曙滿肚子氣，坐在沙發上，一言不發。慰慰愁苦地看着地。）

（他忽然起立，翻了翻那寫了一半的樂譜，忿忿地團了丟在地上。）

慰 怎麼了，曙？

曙 唉。

慰 一夜沒有睡，去躺一回兒吧！

曙 不，不，不走開，別纏我！你讓我坐一會兒，我要一個人坐一會兒！要想……

（慰慰看着他，不安地下。）

（靜默。）

（稍停，有人敲門。）

曙 誰？

外面的人聲 江先生在家嗎？

曙 （不高興地）誰！

（外面的人沒進來，慰慰却走了進來，過去把門開了，拿了一封信。）

曙 誰的信？

(慰慰一言不發地把信交給他。)

曙 (看了一眼，忿忿地) 討債，討債，永遠是還不清的債。

慰 也難怪人家催。你當初答應媽的後事一了就還的。

曙 可是不能遲緩一些時候嗎？說起來還是朋友呢？陳伯達，這個傢伙，從前那末肯幫忙，墊錢給

學校開音樂會，鼓勵我教學生，答應一輩子做我的後盾，可是現在……

慰 我早說了，不要把朋友看得太靠得住了，你不信……

曙 (傷心地) 唉！

(慰慰見他難過，也就不再往下說了。)

(沉默。)

慰 (到底忍不住了) 曙聲，今兒已經是廿五了。房錢，電燈，自來水，還有醫院裏的欠賬……

曙 我知道。

慰 你也該出去走動，走動，要不弄點錢來……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呢？這半年來你就沒有什麼進款，

教課的學生又大半走了，平常已經是勉強敷衍，媽過世又欠下了這一大堆債，我好不容易找到一

個小事，可又有什麼用呢？曙聲，你去想想法子吧……

曙 我什麼法子沒有想過。唉！

慰 上次陳伯達不是說過，只要你肯寫幾個跳舞的歌曲，他可以幫你想法子拿出去嗎？

曙 你也叫我去做那些「毛毛雨」「妹妹我愛你」的歌不，不，就是餓死我也不能做，我不能違反我的良心，我……

慰 (看着鋼琴) 那我們只有賣東西，賣——

曙 賣鋼琴，不，我不賣，我絕不賣，我只剩下這一樣東西了，你別逼我！

慰 (……低低地，幾乎連自己也聽不見) 可是我們的生活，還有我們的孩子……

曙 (痛苦地) 誰叫他生在我們這種家庭？有我這種父親，我……我這種父親(難過極了，用手敲打自己的頭)。

慰 (覺得逼迫太過份了，抱歉地) 別難過，曙，我知道你苦，我說得太過分了。

曙 不，不，你是對的。(起立)

慰 豆腐漿涼了，快喝了吧！

曙 給小曙去喝！唉。(走入內室)

(慰整理東西，嘆氣)

(小曙赤着腳跑了出來)

小 姆媽，姆媽！

慰 啊呀，你怎麼跑出來了？

小 「我要起來啦，我要起來啦！」我喊了半天，你們不答應我，就起來了。

慰 快來，媽媽給！穿好襪子，吃豆腐漿。

小 不（哭）小曙要吃糕糕，小曙要吃糕糕。

慰 不許哭，小曙，爸爸上街去給小曙買糕糕去了！哭的孩子不乖，不乖的孩子爸爸不喜歡，媽媽也不喜歡，小曙是乖孩子嗎？

小 （還帶着淚）是的。

慰 （抱着她）那末，不哭！

（小曙真地不哭了。）

慰 小曙不哭，媽媽送你到學校裏去，有小朋友，有好朋友，大家一道唱歌……

小 小曙會唱，（跳下地來）媽媽（指着留聲機）開開！小曙聽。

慰 不要鬧，爸爸要睡覺！

小 不，我要聽，我要聽！

（慰慰打開留聲機。）

小 （呀呀呀地唱）「紅豆……紅豆」媽媽唱紅豆！

（慰慰開起那張「紅豆生南國」的唱片，小曙跟着唱。）

（曙聲突然跑了出來，打斷了他們。）

曙 誰開的？（跑去，擦停了）

慰 是小曙——

小 爸爸，我要聽——

曙 (兇狠狠地跑去關了) 不許聽，不許聽！

(小曙被嚇着了。)

曙 你們是故意跟我搗亂是不是？不知道告訴過你們多少遍了，不要開！不要開！

慰 (拉了小曙) 到屋裏玩去吧！爸爸心裏不好受。爸爸心裏不好受！

(她拉了小曙下。)

(曙聲一個人發呆，他看見小曙難受的樣子心裏很懊悔，可是更大的苦惱壓倒了他。他呆呆地坐下。)

(那個葛萍走了進來，他是更發福了，穿着狐皮袍，外罩皮領的大衣，儼然是個有資產的紳士。一年不見，他變得更加有錢有勢了。他拿着一張報，滿臉的笑。)

萍 (拱手) 恭喜，恭喜，音樂大家。

(曙聲微微欠身招呼，十分勉強。)

萍 (自己坐下) 我一到上海就想來找你，可是要接洽的事情太多，一直到今天，我是再不能不抽空來看看老朋友了，你好嗎？

(曙聲只好點點頭。)

萍 聽說伯母過世了，(四面看看) 唉，想不到——我後來才曉得，真對不起，也沒有來悼唁。你不見怪

吧……（忽然跳起來）你別以為我做了生意就不知道藝術，你的一舉一動，我全知道。今兒晚上，你可得請我看戲啊！

曙（莫明事妙）看戲？

萍可不是你看，你還想瞞我。老朋友，別那麼冷淡好不好，今兒晚上，華成大戲院的歌劇一上，又可以看見你大大的成功了。

曙（啼笑皆非）哦……不，不是我——

萍怎麼不是，吳茵主角，她可不就是唱你的「紅豆生南國」唱出名的。這會兒她可真紅啊！無線電裏老是聽見她的唱歌，報紙上總是有她的消息，有人說她就要上銀幕拍電影了，又有人說她要帶個歌舞團到南洋外國去表演，這都是真的嗎？

曙我不知道。

萍（睜大眼睛）你不知道？你會不知道……老江啊，咱們是老朋友，什麼事不好說的。好比我現在改行做生意，我就不想瞞你，可是你——（突然低聲，而又帶有隱秘地）聽說她跟你很不壞，甚至於有人說——哈哈哈哈哈，也難怪，你一手提拔她的，她自然要「施恩圖報」了！

曙（突然起立）住嘴。

萍不講就不講。

曙老葛你究竟是來幹什麼的？

萍 我——(給他這大聲呵叱弄得驚惶失措)

曙 要是沒有什麼事，你還是請走吧！

萍 (大惑不解) 難道我錯了，老遠地趕來看你，真是藝術家的脾氣，好古怪，好，我走，我就走！

(慰慰聽見他們的聲音，跑了進來)

慰 哦，是葛先生請坐，請坐！

萍 不敢，你們曙聲已經下逐客令叫我走了。

慰 說哪兒話，那末久不來了。請坐一會兒！(對曙) 曙聲，怎末了？

曙 (站了起來) 對不起，請坐！(走入裏室)

慰 什麼了？

萍 (搖頭) 我看有點兒神經病，我早說過了，弄藝術的都是神經病，哪一天不弄藝術，神經病準好。

慰 別談了，他現在也真倒霉，這半年來弄得他走頭無路，母親過了世，教的幾個學生也跑了。

萍 哦！

慰 弄音樂一個錢也沒有，就不知道怎麼活下去。

萍 真的嗎？

慰 他人又倔強，脾氣又不肯隨和，人家要他寫點可以賣錢的東西，他又不肯。

萍 (明瞭了) 是這樣的。

慰 他不像你——

萍 (開玩笑地) 現在不神經了。(點頭) 哦！怪不得他剛才生了氣。

慰 葛先生現在幹什麼？有沒有機會幫曙聲想個法子？

萍 ——哦，對了，我想起來了，我們正在籌備一個跳舞場。

慰 跳舞場？

萍 現在正在招股，要是曙聲肯參加，管保可以賺錢。

慰 可是——

萍 不要他出現款，要是他願意，領一個樂隊，他去拉提琴，彈鋼琴，隨他的便，總比教學生好多了。

慰 ……

萍 要是他願意，也許他還可以做一個股東——

慰 做股東是要資本的。

萍 不要緊，他有的是本領。再說，(指着鋼琴) 這架鋼琴也值幾個錢，他可以賣掉牠。

慰 (搖頭) 那是做不到的，他寧可挨餓，不賣這架琴。

萍 不賣也一樣，放在我們跳舞場裏折合股子好了。

慰 只怕他不願意。

萍 你不妨跟他說說看，我總希望幫幫老朋友的忙，尤其是曙聲，慰慰，你說是不是？

慰……

萍 好吧，(起立)一會兒見！

(他走了，慰慰送他到門口。)

(稍停，曙聲走了出來。)

曙 老葛走了嗎？

慰 唔。

曙 這個人越來越莫明其妙了。

慰 他好像很有幾個錢了。

曙 唉，世界上也只有像他這種人可以活得好。

慰 (試探地) 你幹嗎不學學他，也做點兒生意？

曙 做生意，做生意。(怪笑) 哈哈，我大概是真的要做生意了。

慰 (以為是真的) 他等一會兒還要來，你可以跟他談談！

……

慰 靠着弄音樂總是沒法子的，曙，你還是改變主意吧……衣服當了，東西賣了，這日子，我們該怎

末過下去呢？

曙 唉！

慰 永遠是還不清的債，受不完的罪！

曙 (抱歉地) 慰，我對不起你，我真不是一個好丈夫。原諒我吧！

慰 不是，不是你壞，是世界逼的你——既然你不能做一個好音樂家，你還是爲着生活打算吧！也許將來……

曙 也許將來……

(陳伯達敲門進來，還是那個老樣子，大腹便便，喜氣揚揚，嘴裏插着烟斗。)

達 (對他們招呼) 沒有出去？

(慰倒茶。)

達 近來又有什麼作品嗎？

(曙搖頭。)

達 我上次要你做的歌舞劇，怎麼了？

曙 我——

達 你怎麼總是這樣，不把我托你的事放在心上？

曙 ……

達 剛才我叫一個人送封信來，你看見了吧？——那筆錢。

慰 真對不起，陳先生——

達 我倒無所謂，不過最近我手頭也不寬，這筆錢原本是我擔保的，現在那邊問到了我，我只好——
慰 這——

達 我原本以為曙聲（對曙）你可以做一本歌舞劇，我拿去給杏花歌舞團上演，或是給書局出版，總可以抵得過，誰知道——曙聲，你到底動手了沒有？

慰 他動手是動手了，不過……

曙 （直截了當地）我還沒動手。我想——不動手。

達 那末這筆錢？

曙 我想辦法，就是。

達 已經半年多了。還是你們老太太喪事急着等錢用借的，那時候說好只要一個月就可以還——
（大家無語。）

達 我真不懂。（帶着長輩教訓晚輩的聲色）曙聲，你怎麼攪的，從前你那末努力，現在消沉到這步田地。我消沉？

達 可不，從來不看見你的作品。你瞧賈克聲，他的建樹多大，他差不多成了中國音樂界唯一的人物，現在黎錦輝不時行，就算他了你呢？比他幹的日子更多，更長，可是人家都快忘記你了。

曙 讓他們忘記我好了。——

達 （搖頭）他是愛談音樂的，我是愛護你的天才的，我總希望你成功（站了起來）還有，這一筆錢你

快點想想辦法。要是你便當，頂好明天送給我 Office。那兒去。免得我再跑來，我實在沒有功夫。

我明兒送過來就是！

陳先生，實在對不起！

（陳伯達走了。）

曙（恨恨地）混蛋，虧他還說愛護音樂，愛護我的天才。他以為我欠他的錢就可以威脅我，罵我，教訓

我好吧！我什麼事都願意幹，就是不跟你們這班混蛋合作。

慰要是你能這末想，曙聲，你是什麼事都會成功的（看見他向外走去）你到哪兒去？

我去想法子還他這筆錢。那怕賣掉我所有的東西也願意！

慰（在後面喊）曙聲，曙聲，（可是他已經匆匆地推門出去了）（自語）「那怕賣掉我所有的東西也願意。」

（她又苦惱，又是愁慮，走到鋼琴邊，看了一眼，把放在上面的琴譜慢慢拿開。）

（葛萍進來。）

萍（拍手）好極了，好極了！

慰什麼？

萍老江呢？

慰剛出去。

萍（歡喜地）真正巧。我告訴你，剛才我跟我的朋友通了一個電話，跳舞場就要開幕，我把老江的事

提了一下，大家都贊成，今兒晚上就來抬鋼琴，他管一個樂隊，自己拉 Violin，又是股東，又是職員，他們說還可以先付一點錢。

慰 真的麻煩你了。

萍 說哪裏話，慰慰這末一來，老江不但可以將來分紅利，還可以按月拿薪水——我們的薪水不會比旁人少啊，我們要大大地宣傳一下，樂隊全上海第一家。剛才我碰到吳茵，她也答應了幫我們的忙，將來表演唱歌。她跟老江又是老搭檔，老江聽見了一定高興。老江這邊怎麼樣？

慰 沒有什麼問題。

萍 那就好了。好的，好的，我馬上叫人來抬鋼琴。順便把錢帶來，哦，對了，這兒有一千塊錢，你先收下。

慰 謝謝（收錢）

萍 今兒晚上我請看電影。

（葛匆匆地下，碰着進來的吳茵，吳茵這一年來大大改變了。而這改變，心理方面較諸生理更多，她已成功一個大人，身體發展得相當成熟，加上她那純粹時髦的服飾，善於酬酢的言語，和做作出來的嬌媚，的確是足以迷惑這色情的都會。）

萍 啊呀，吳小姐，今兒有緣，一連碰到兩次。

茵（嫣然一笑）是我運氣，葛先生（對慰）慰姐姐，您好。

慰 請坐。

茵 江先生呢？

慰 出去了。

茵 哦！

慰 有什麼事嗎？

茵 不，也沒有什麼，我是要跟他拿一份歌譜。

慰 你自己去找吧！

茵 我想等他一會，他就回來嗎？

慰 我想是的。

(靜默。)

萍 吳小姐現在可忙啊，是當今歌唱界的紅人了。

茵 謝謝你誇獎。葛先生！

萍 不是我恭維你，吳小姐真是歌喉婉轉，百聽不厭。——你答應到我們的跳舞場來唱歌，可別賴了。

老江拉提琴，你們老搭擋。

茵 我一定來！

萍 我在這兒預先致謝。(鞠躬)

慰 葛先生，你說有事的？

萍（跳了起來）啊呀我倒忘了。再見，再見！

（走了）

（靜）

茵（拿出香烟來抽）你抽煙？

（慰搖頭）

（曙聲垂頭喪氣地回來了。）

茵 江先生！

（吳茵的出現，是他意想不到的事。）

曙（驚訝地）呀！

茵（應酬地）許久不見了，江先生，您好。

曙（顯然不高興）好。

小曙的聲音 媽媽，媽媽！

慰 吳小姐，你坐坐，我去看看小曙去。（下）

（二人不講話，空氣很僵。）

茵 我想來跟您要一份「紅豆生南國」的琴譜……我那一份丟了。

曙 哦！(去找了一份給她)

茵 對不起！(有點抱歉地) 今兒大滬無線電台要我播音。晚上又要在戲院子裏唱，樂隊沒有樂譜是不行的。

曙 哦！

茵 嗯——克馨——哦，賈先生要我問您好。

曙 謝謝！

茵 您怎麼一次也不來看我們的表演呢？江先生！要是你高興，今兒晚上請過來，您只要到門口一問，大家都知道的。

曙 ……

茵 對不起，再會！(伸手與曙握) 哦，江先生，我忘了，我要還你這隻戒指。(脫紅豆戒指給他) 江先生，今兒晚上的戲您可一定來看啊！我們大家都歡迎您。克馨見了您不知道要多高興呢！

曙 ……

茵 真的，江先生，您為什麼不寫幾個流行的歌舞劇呢？有人要看，生意好，名譽也好。

曙 我……(自己想別的，說不下去) 不！

茵 我想總要比到跳舞場裏去拉提琴好一點吧！
曙 跳舞場拉提琴？

茵 唔，寫歌舞劇總要比跳舞場高尚點，你不覺得嗎？
曙 呀？

茵 江先生，您還是來給我們寫歌舞劇吧！再會了，回頭來看戲啊……戒指您收收好，別丟了！
(她去了，曙並不送她。他爲各種難堪的心緒壓倒了，呆呆地坐着。)

(一種苦惱的絕望的音樂從無線電中播送出來。)

(他呆呆地坐着，手中無意識地把弄那隻戒指。)

(他驀地站了起來，把戒指掉在地上。連他自己也被這舉動驚嚇着了，他發楞地站着。)

(慰慰進來，看着他。)

慰 想到法兒沒有？

曙 (搖頭)

慰 曙，幹嗎那末傻？人總是要活着的，你幹嗎不找一點別的事做做呢？
曙 別的事？

慰 是的，到了這種山窮水盡的時候，你還講究什麼呢？什麼事，只要有，先幹了再說吧！

曙 (完全被打敗了，軟弱地) 也許你是對的，你是對的——可是又有什麼事好做呢？

慰 老葛剛來說，他願意幫你找一個事——他們要開一個跳舞場。

曙 (吃驚地) 跳舞場？

慰 他們要請你去幫忙拉提琴，

曙 (受了侮辱) 跳舞場拉提琴，怪不得吳茵剛才那末說。

慰 老葛說，只要你願意，你可以做股東，只要你肯把這隻鋼琴讓給他們。

曙 (大驚怒) 什麼賣鋼琴(氣極) 你要我賣了我的鋼琴？你要我去那下流的地方拉提琴給那幫混賬東西跳舞玩樂？

慰 ……(嚇喘地) 他們可以先送一筆錢來，我們這會兒……

曙 你怎麼說的？

慰 我——我——

曙 你答應了？

慰 我(恐怖地看着他)——

曙 收了錢？

慰 (點一點頭)

(曙氣極了，他失去了理智，那種對一切的憎恨心思全發洩出來，不幸他找錯了對象，他咆哮着驕地給了她一個耳光。但只一秒鐘，他清醒了過來，怔着了，她也怔着了，跌坐沙發內，他的懊悔比憤怒來得更快，他突然跪在慰的面前。)

曙 (掩面) 慰慰，慰慰，打我吧，罵我吧！我是渾蛋，(帶着哭泣) 我是一個什麼也沒用的渾蛋，沒有力量

養活妻子兒女，還要欺侮妻子的渾蛋！罵他吧！打他吧！我求你。

不，不，你沒有錯！是我不好，我做得太傷你的心了！別哭，曙聲，別哭，（自己也忍不住哭了）我不該賣掉你心愛的東西，也不該逼着你做那些下流的事，我太自私了。

曙 是我自私，我才是自私的人！

（兩個人哭泣着，互相撫慰。）

慰 讓這些受苦的日子過去吧！就跟從前一樣……我們剛結婚的時候，兩個人在一起，無憂無慮，不愁吃，不愁穿，你弄你的音樂，我做我的家事，空下來你彈琴，我看小說，唸唐詩……

（這段話使他們都想起了已往，他們一時把痛苦忘記了。）

慰 曙聲，你還記得嗎？我讀唐詩。遇着你心愛的，你就一邊唱着，一邊寫下曲譜，那首「紅豆生南國」不就是這末寫成的？

曙 對了，那首歌是為你寫的。

慰 那一天，你特地找了一顆紅豆，後來鑲在戒指上送給我，可惜你丟了。

曙 不，沒有丟，在這兒！（在地上拾起）啊呀，壞了。

慰 （惋惜地）壞了……

曙 隨牠去了，將來有一天要是到南洋去……

（葛萍趾氣高揚地走進來。）

萍 老江，老江，你回來了，你不知道我剛才等了好久，這事你覺得怎麼樣？

（曙不語。）

萍 不壞吧，我以為這樣最好，除了薪水你還可以拿紅利。老江，你說是不是？（向外）進來。

慰 誰？

萍 抬鋼琴的。

慰 現在？

萍 剛才我不是跟你講了？那邊等着用。

曙 （起立）不！

萍 怎麼啦，你不打算——（疑問地看著慰）

慰 （用懇求的眼光對曙）曙！

（可憐地）抬吧！

曙 （正在葛要去招呼時。）

等一等！（葛停止）你叫他們等一等。我要——

萍 你要什麼？老江。

曙 我要再彈一次。

萍 何必呢，將來你在舞場彈的日子多着——

曙 唉，抬吧，抬吧！（傷心地）反正不是我的了。

（他走入屋內。）

（慰慰看着萍。）

萍 好吧，既然他要，回頭來抬也一樣。（對外）喂，你們等一會兒來抬！
（外面人應了一聲走了。）

萍 想不到他這麼愛這架琴——

慰 要是他的脾氣改過，早就好了。

萍 也多虧着你，慰慰，這末賢惠。（忽然）我剛才忘了把帶給你的東西拿出來了。

慰 帶給我的？

萍 你歡喜的。

慰 什麼？

萍 你看（拿出一包東西）

慰 哦，別針，那是女孩子用的。

萍 難道你不是女孩子嗎？

（慰慰羞怯地笑。）

萍 我早就說過，你戴起來最配。（爲她戴上）瞧多好！

(曙頹唐地出，看着他們，他們不知。)

慰 謝謝你。

萍 一點兒小東西，謝什麼？你要是缺什麼要我帶，我買得準沒有錯。

慰 可是我沒錢還你啊！(笑)

萍 說到哪兒去了。還談得上還錢！

(二人笑，曙十分難受地下。)

萍 不早了，我們外面去吃飯好不好？今天難得大家高興。

慰 ……

萍 大家一齊去要換衣服嗎？(慰下，他向內)老江，老江！

(曙聲出。)

萍 館子裏吃飯去。慰慰已經答應了。

曙 你們去吧！我頭疼。

萍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拉他，一面對外)小曙呢？

曙 在外面。

萍 小曙，小曙！

小曙 (在外) 喂。

萍 快來，快來！

小 (在外) 我不，小曙有小朋友玩，

萍 (笑) 這孩子！

(慰慰換了一件衣服上。)

萍 走吧！

慰 快，小曙還在外面。(向外) 小曙，小曙！

曙 讓他再玩一會兒吧！

慰 他一個人在家？

曙 我就帶他來，你們先走一步。

慰 也好，我去關照一下米店裏送米來。

萍 我們在一「大華」等你！

(他們下。曙惆悵地傷感地目送他們的背影。)

(曙聲難過極了，他的心受了莫明的創傷，他幾乎失去了自主的勇氣。他覺得一切都完了，他在台中站了一會，走到鋼琴邊看着即將拾走的鋼琴，一陣傷心，幾乎哭了出來。他像對一個即將離別的老朋友似的，撫摸着，當他輕輕地敲了一個聲音時，他忍不住流下眼淚。)

(天色暗了下來，北風怒吼着，那梧桐樹僅剩的幾片樹葉，沙沙地刷着窗戶。)

(小曙跑了進來，見曙不動，躲在一邊，弄無線電。)

(他慢慢起來，茫然地看著四週，好像不認識這座房子似的。)

(突然無線電正播送歌曲。)

無線電 現在特請吳茵小姐唱「紅豆生南國」，這個曲子是吳茵小姐的成名之作。作者江曙，是個有名的音樂家，就要領導樂隊在翡玲翠舞場表演，現在請聽「紅豆生南國」。(下面吳茵唱。)

曙 (發瘋似地) 一個跳舞場的大音樂家，吳茵主唱「紅豆生南國」，哈哈，(他發瘋似地走去把那張唱片摔碎在無線電上，無線電隨即停了。)

小曙 (吃驚地) 爸爸，爸爸！

曙 ……

小 幹什麼？爸爸！

曙 不要打擾我，小曙。

(小曙走得遠遠地望著他。)

曙 (淒涼地看了屋子一瞥，突然拿起那隻提琴，再看了看那隻鋼琴，向門外走去。)

小 爸爸，爸爸！你到哪兒去？

曙 (到這時好像才發覺了，突然緊緊地抱著小曙) 小曙，小曙！(親他，用力地親他) 乖！輕點，輕點，爸爸，小曙透不過氣來了。

小 曙 哦，小曙。(悽涼地笑) 爸爸不好。
小 爸爸哪兒去？

曙 遠遠的地方，遠遠的地方。

小 帶小曙去。

曙 不，小曙乖乖地在家裏。跟姆媽在一起。

小 不，不，小曙要去。小曙要去！

曙 小曙不鬧，爸爸買糖你吃。

小 好！(真地不鬧了)

曙 爸爸去買糖去了！小曙乖乖地騎腳踏車。

小 不，我要去彈小鋼琴。(跑去彈琴) 爸爸就買糖回來啊！

曙 就回來的。(自己也要哭了) 就來，就來！姆媽回來，就說爸爸去了，爸爸走了。

小 爸爸走了？

曙 不走，不走，爸爸買糖去。(走去)

小 爸爸走了，小曙要想壞的。

……

小 (指心) 這兒想。

曙 (又跑回抱了他) 乖孩子

小 快去買糖去啊, 爸爸!

曙 讓我再看一眼 (又吻他) 小曙 (放下走到門口)

小 爸爸買糖去了 (向曙快活地招手) Bye——Bye

曙 (幾乎說不出) Bye——Bye——

(他悽愴地走了。)

(小曙一個人玩小鋼琴, 呀呀呀地唱着。)

第四幕

他回來了，在六年後一個冬天的風雪之夜，北風怒吼着，雪落着，外面是層層的黑暗，仍然是那間屋子，屋內有了不少變動，壁上有一張江曙的放大照，一堆樂譜還整齊地堆着，擺鋼琴的地方遮着布帘。

幕開的時候，陳伯達，賈克馨，吳茵，分坐在桌的旁邊，慰慰則在一邊陪着，在這六年之中，大家都有了改變：陳伯達在那胖而又壯的身體上又加了一層尊嚴的色彩。賈克馨成了一個藝術商人，也許曾經得意過，可是現在却小心翼翼地對投資人唯命是從了。只有慰慰，還跟從前差不多，可是她老了不少，生活逼得她老了。她幾乎受不了生活的折磨，可是爲了她的孩子，這點兒辛苦算得了什麼呢？

達 ……一張票子就算牠賣五十塊，五十塊總能賣吧，這是募捐性質的音樂會。十張五百，一百張，一千張，就是五萬，除了開銷，可以淨落兩三萬。（對慰）江太太，也够你用一些時候了。這兒兩千塊錢，你先拿去，回頭在票款裏扣好了。

慰 謝謝陳先生。

達 這算什麼，老朋友，不說他死了，就是他在世的時候，我還不照樣幫忙嗎？

賈 是的，陳先生最肯幫人忙啦！

達 我想銷票不大困難，提起江曙來，誰都知道。實在「紅豆生南國」這歌太流行了。節目單，（賈遞給他）「江曙逝世六週年紀念音樂會」……會有人來聽的。（笑着對茵）這一次你得賣力啊

阿茵。

茵 (媚笑) 陳先生的事,有什麼說的。

達 怎麼是我?這是爲了江先生,你死去的先生。

茵 (半認真地) 江先生教得我有限。

達 不管怎末說,他總是你的先生,可惜這末年青就死了。(嘆息) 我不懂一個人爲什麼好好兒要自殺。

賈 可不是好像也是這末一個冬天,江曙失了蹤,哪兒也找不到,後來要不是在黃浦灘找到他的衣服,誰也不會相信他死了。江太太,真是這樣嗎?(慰拭淚)

達 別難受,江太太人死了也沒有法子。只要把他的孩子養大成人,也就對得起他了。咳,小曙呢?

懋 這孩子,就跟他爹一樣,什麼東西不愛,就是愛音樂,今兒大概又是有些什麼音樂會,瞞着我去聽去了。

賈 是的,今兒有個音樂會。

達 你也太辛苦了,江太太。

懋 要不是爲了小曙,我真也想死去的好,活着有什麼意思!

賈 啊呀,江太太,千萬別這末說啊!人活着,總是對的。你知道,照法律上說起來,自殺是有罪的,一個人生下來就屬於社會,他沒有權力自己殺死自己,即使他有些什麼困難,他也應該奮鬥。

達 不，自殺是一種自私的行動。他沒有膽子跟社會奮鬥，不敢看那些醜惡的東西。結果就來個徹底的痛快的解決——自殺，什麼也不看，讓別人去看去，去奮鬥去，丟下親人不管，讓他們痛苦難過，這不是自私嗎？

賈 對對，對自殺的確是一種自私的行動。他就不想到他死後，別人所受的痛苦，這太卑鄙了。

茵 其實我說自殺一定是一時的高興？

達 高興。

茵 一時興奮就去自殺。要是過了這個時候，他細細地想過，就許不會幹這傻事了。我相信他不但去尋死，還要快快活活地過下去。

達 (拍手) 好極了，阿茵，你這理論可以拿去發表，勸醒那些要自殺的人。準保社會上減少許多自殺的冤鬼。

(慰慰在一旁難受地拭淚。)

達 (對慰) 江太太怎末啦！別難過了。

慰 (強笑) 對不起！

茵 (頓脚) 談完了沒有？快凍死人了。電車都快沒有了。

(電車聲。)

賈 還有還有。

達 不要緊，我送你回去。

慰 (抱歉地) 我給你們砌杯熱茶來。(下)

達 不用了，不用了！

(葛萍提了一包東西上，這六年在身上所起的變化是使他成了一個習見的商人，再也沒有一點藝術氣味。不過由於他本質並不惡，可以說是個正直的商人。)

萍 (向大家點頭) 陳先生，告訴你們一件奇怪的事。

茵 什麼？

萍 剛才我碰到一個人，他說昨兒晚上看見江曙。

達 真的？在哪兒？

萍 我再追問他，他說一剎眼不見了。

達 他是看見鬼了。哈哈！

萍 可是他說的確看見的。

茵 世界上臉子像的人很多，(對賈) 上一趟我們在南洋碰見一個人，也真像江曙，(對賈) 你還記得嗎？(賈點頭)

萍 我也是這末說！不過他說得活靈活現的，世界上當真有鬼嗎？
茵 快別說了。說了叫人汗毛直豎，(對賈) 大令，快回去吧！

達 別怕，阿茵！（去拉了她向內）江太太，我們走了！

慰 喝杯茶去啊！（拿了茶進來，見他們已走，只好送客）

慰 好好走啊！啊呀，下雪了。看得見嗎？左面灣過去就是火車站。

達 （在外）我們自己有車來的。（叫）阿三，阿三！（有車夫應聲）

慰 當心腳底下滑。

茵 （在外）這種倒楣的死地方。

（慰慰回來，葛萍也跟著進。）

慰 哪兒來，喝杯熱茶吧！（倒茶）

萍 謝謝你！（將那一包東西打開）這兒一點兒東西——

慰 什麼？

萍 這是一本琴譜，一雙手套，送給小曙做年禮的，還有一件衣料是送給你的。慰慰！我不。

萍 今兒跑了半天公司，也揀不出好東西，說是年禮，實在見笑得很。

慰 不，不，我們受你的幫助已經太多了。這會兒怎麼還可以受你的禮物呢？

萍 這本琴譜是小曙早就想買的，還有這雙手套——我見他手總是凍得紅通通的。慰 您總是這末關心。

萍 他見了一定高興。

慰 我先替他謝謝你，不過這身衣料——你還是帶去吧！

萍 我帶回去有什麼用？我是專門爲了送她才買的。我就一個人，也送不了誰！

慰 不是這末說！

萍 那末怎麼說呢？

(二人窘迫地爭持。)

萍 別推了，你收下。

慰 我們打攪你太多。

萍 不，一點兒也不……我總覺得幫忙太少了，對於你——我真希望你能了解我。(看着她)

慰 ……

萍 已經六年了，曙聲失蹤了之後，過得多快啊！你們的生活這末艱苦，可是你一點不埋怨，不說苦，像你這樣的人——慰，容我說，我就只看見一個，我也許真有點神經，可是我說的却是真話，我從前跟你說過，要是——

慰 (禁止他) 請你別說下去的好。

萍 讓我再說一次吧，我想，我想我總算對得起他，照顧他的家和他的孩子。在你也爲他辛辛苦苦地守了這末多年。現在——

小 也有紅豆？

曙 有，又高又大的紅豆樹。

小 哦……我爸爸從前做過一個「紅豆生南國。」好極了，你要聽嗎？（走到鋼琴邊）我會唱（彈琴）

（曙看着他，難受得低下了頭）

小 怎麼了，你——

慰 （在內）小曙，你怎麼又彈琴了？

小 媽，我只彈一會兒，（對曙低聲）不要緊，那是我媽，我們輕輕地彈，不讓她聽見，你一定彈得很好，來啊！

曙 （點頭）

小 那你來教我（要拉他）

曙 你母親還沒有睡嗎？

小 不，她每天做針線，要到很晚才睡。

曙 每天都睡得很晚？

小 唔，媽一天不做針線，我們就一天沒有錢買米做飯了。

曙 沒有一個人幫助她嗎？

小 不，沒有一個。——（突然記起）不，葛伯伯常常來。

曙 誰？

小 葛萍葛伯伯，他待我們真好，常帶錢來，還常買東西送我們。（拿起桌上東西）你瞧，這就是他買給我的，一本琴譜，一雙手套，你說好不好？

曙 （痛苦地）好——

小 他真是個好人。

曙 他常來嗎？

小 常來！

曙 你媽對他呢？

小 她也很喜歡他。

曙 （痛苦極了）……哦，是的！

小 ……我爸爸死得早，我那時候才六歲，要是他不死，一定是個大音樂家，我們一家生活過得很好。

曙 （悽然）生活過得很好。

小 他到底死了！

曙 （傷感地站了起來）死了！他是自殺死的。

小 唉，你怎麼知道？

曙 哦——我是——

小 你是誰？

曙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要走)

小 怎麼你就要走了？

曙 ……

小 不坐一會兒？

曙 不坐了，我還得走很長的路。

小 你沒有家嗎？

曙 (悽然地笑) 有的……一個很好的家。

小 家裏有什麼人？

曙 一個孩子，還有他媽。

小 那你為什麼不回去？

曙 (喃喃地，幾乎是嗚咽) 我是要回去的，我是要回去的。

小 別走啊，你還沒給我彈琴呢，你說教我彈琴的。

曙 不，我還是走的好。

小 當心點，外面刮着風，雪下得好大啊，你別滑倒了。

曙 不會的！(四面看看) 我去了！(走到門邊突然停止，掏出一粒紅豆) 你要嗎？

小 (喜) 啊, 紅豆!

曙 這兒, (給他紅豆) …… 藏着, 給你媽。

小 (奇怪地) 啊! 一顆紅豆, (大聲) 一顆紅豆!

慰 (在內) 小曙, 你在那兒幹什麼?

小 沒幹什麼?

慰 我彷彿聽見你跟什麼人談話。

小 哦, 那是, 那是——一個叫化子……一個可憐的人, 媽, 您不肯讓他坐一會兒, 吃點東西嗎?

慰 (在內) 好吧! (曙走向門去)

小 別走啊! 你是要回家去?

曙 唔, (無限傷心) 回家去, 回家去!

(外面敲門聲)

小 誰啊?

達 (在外) 我, 小曙, 快開門!

(小曙開了門, 曙倉惶地藏到幔後。)

(陳伯達跑進來。)

達 你媽呢?

慰 不，我請你——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幹嗎還——你瞧小曙都已經長大了。

萍 你就一點兒也不……？

慰 (搖頭)

萍 可是——

慰 要是你還要說，我連小曙的東西也還給你，請你帶回去。

萍 慰慰，我等了這末多年。

慰 你幫了我們這麼多的忙，我會記着的。

萍 我——

慰 還有你接濟過那末多錢，我一定想法還你。

萍 你怎麼說起這個話來，你誤解了我。

慰 不，我一定想法兒還你，你的錢也是有用的。

萍 自然，在生意上我用得着，不過——

慰 剛才陳伯達他們說這一次演奏會也許有點兒盈餘，我想——要是不够——(苦痛地)還有這

——這架鋼琴。

萍 啊！慰慰，這是你給曙聲留下來的唯一的紀念。

慰 唉，人已經死了——老是留着，又有什麼意思？

萍 要是你能够看透這些——
慰 請你別說……

(靜。外面的風雪。)

萍 總有這末一天吧！慰慰——再會！

(他走向門。)

慰 這件衣料，(塞在他身裏)

萍 (拿了衣料，失望地) 好吧，我就拿回去。今兒晚上多冷啊。

(他走了。)

(慰呆呆地扶着桌子站了半響。外面風更大了，把窗門吹了開來。她跑過去關上。然後走進屋內。)

(稍停，小曙走了進來，他四面看了一下，見沒人，向門外招呼。張良誠跟着進來。小曙已經是個活潑可愛的少年了，他衣服穿得很寒儉，雖然是冬天，可是仍然沒有大衣，連手套也沒有。張良誠雖然年紀比他大了許多，可是在一起，好像弟兄似的，他是個窮苦的學生打扮。)

小 (拭去身上的雪，握手) 好冷。(對誠) 你坐會兒再走！

誠 你母親呢？

小 在裏面吧！

誠 我還是回去的好。

小 幹什麼？

誠 她要是知道了又是我把你帶去聽音樂會，一定會罵我的。

小 不要緊，我們不讓她知道就是。

誠 自從江先生死了以後，你媽就討厭音樂了。

小 那是她的古怪脾氣。什麼都由着我，可就這一點，他固執——你說我爸爸做的歌好嗎？

誠 好。

小 比賈克馨還好？

誠 是的。

小 那媽為什麼不讓我學音樂呢！就是彈鋼琴，她也不許，有一天我趁她不在，剛揭開琴蓋彈「紅豆生南國」她跑過來就把琴蓋上了，不叫我唱，還叫我下次發誓不再這麼做，我從來沒見她那末生氣過。

誠 哦，「紅豆生南國」你歡喜唱嗎？

小 唔，吳茵唱得多好聽。我聽她唱過。

誠 那是你爸爸做的。

小 (奇)我爸爸做的(高興起來)我怎末不知道這末說我爸爸的確是個大音樂家，我將來一定要做個音樂家。(跳躍着)張伯誠，我馬上跟媽去說，學校不進了，專門學音樂。你教我練鋼琴。(要去)

誠 (阻止他) 別去。

小 哦，我知道了，你怕我說了，媽怪你，不這是我自己的主張——也好，回頭等你走了再去說……我一定要這末做——(走向桌，看見桌上東西) 誰來過了？(打開看) 啊呀！一本琴譜，一本 Schubert 的琴譜，我想到現在，沒錢去買的。——還有一雙手套。(高興極了，向內叫) 媽，媽！誰來過了？(誠要阻止已來不及，懣懣走了出來。)

誠 江師母！

懣 哦。

小 這個琴譜，手套哪兒來的？媽！

懣 葛伯伯送給你的。

小 (高興極了，跑過去) 啊，媽！我就想這兩樣東西。葛——伯伯真好。真好，張良誠，你不認識他，他真是個好人。

誠 (不安地) 江師母，我回去了。

懣 有空來玩兒啊！

誠 好的。

小 (低聲，頑皮地) 別怕，張良誠。我媽不會罵你的。(耳語) 我一定要跟你學音樂，練鋼琴。

誠 回頭見！

(張良誠下)

慰 你們到哪兒去的？

小 我們——我們——

慰 (略為埋怨地) 又是去聽音樂，是不是放着正經功課不做？(拿了一本書給他) 快去把這個算術習題做好。

小 是！

慰 (她也拿了一件衣服坐下縫補) 那家書店裏去過沒有？錢拿着嗎？

小 去了，老闆說爸爸的歌譜早過了時，沒有賣出去幾份。幾百塊錢都給陳伯達收去了。

慰 他收去了？

小 老闆說陳先生爲了幫助我們賠了不少錢，這筆錢應該他收。

慰 ……

小 媽，你別難過，沒有錢用，我們不好跟葛伯伯借幾個？他待我們那末好。

慰 (搖頭) 你不知道。

小 我怎麼不知道，他待我好，待您好，——別這末不開口好不好！媽，我彈琴給您聽。

慰 又想賴掉算術不做了。

小 不，我只彈一個，只彈一個。(不容分說，他跑去彈起琴來)

小 (翻開一本樂譜)不，這個不容易彈，換個別的吧！媽我還是給您唱個歌吧！(他開始彈唱起「紅豆生南国」來)

(慰慰回憶起以往，難受地掩面。)

小 (發覺了)媽，怎麼了，你不高興嗎？我彈得不好嗎？我正要跟你說，我要去專門學音樂，不再進學校，做個音樂家，做一個大音樂家！因為剛才張良誠跟我講——

慰 (慢慢地抬起頭來)做個大音樂家？

小 是的。媽，你不喜歡嗎？

慰 歡喜。

小 那你該高興啊！……(跑過去)笑笑，媽！

慰 我是在笑着呢！(拭淚，裝出笑容)

小 怎末？媽。

慰 我是太高興了。——小曙。

小 呀？

慰 你知道當音樂家多——你不知道……你是不知道的。

小 什麼？

慰 從前……從前有一個音樂家。

小 媽，你是講故事嗎？（移過去坐在她旁邊）

慰 他一生什麼事不幹，就研究音樂，他的父親早死了，只有一個母親，他母親希望他成功一個安分

守己的人，可是他不肯，他要爲了音樂獻身，他要找一個能够懂得他的人一齊過活，後來他就愛上了一個女孩，一個天真的女孩。那個女孩願意永久跟隨着他吃苦……在一個春天的晚上，他

們明白了彼此相愛着，於是就結了婚。婚後的生活是美滿的，他們一起彈琴唱歌，讀書，從此不再分開。可是不久，他們有了一個孩子，爲了孩子，他不得不更加努力，他的妻子也不得不操作家事，

從此他們的生活就慢慢地分開了，這時候，他們的家裏來了一個會唱歌的女孩，那個音樂家發現了她的天才，非常愛她，費盡了心血教她。五年過去了，有一天她因爲唱音樂家做的一個歌曲

就成了名，可是就在他非常高興的時候，女孩子却撇開了他走了。帶她走的還是他的朋友……他傷心透了，什麼人都說是他不是，他成了一個孤獨的，可憐的人……因爲他要成功一個真正

的音樂家，不願意跟隨一班人跑。他拒絕了一切人的幫助，不肯墮落自己，可是生活逼着他，眼看着他的母親因爲沒有錢醫病死了。他的妻子因爲沒有錢，脾氣變得很浮躁，成天埋怨他，他的孩

子因爲沒有錢繳學費，荒廢在家裏。債主天天逼着他，一步不放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同情他，到後來連他最心愛的一架鋼琴也不得不賣掉還賬……後來……後來……他……他……

……

小 他怎麼了？

慰 他在一天……自殺了(啜泣)

小 姆媽,姆媽,你哭了。

慰 ……沒……沒……孩子,這不過是個故事,是個故事! (小曙不相信地看着她)

(她撫摸着小曙,半嚮站了起來)

慰 (壓抑着悲痛) 不早了。快把算術習題做好去睡吧!

小 是媽!

(慰悶悶地,小曙惘惑地看着她)

(外面刮着風,稍停,有輕輕的敲門聲)

小 誰啊?

(門開了。一個蓬頭垢面的男人,全身是雪,畏怯地站在門口。)

小 你是誰?

(那個人進來了,在微弱的燈光下,依稀還看出是江曙,他衣服襤褸,腋下夾一隻破了的小提琴盒子。)

曙 (冷得發抖) 我,我怕走錯了……(四面看看,突然看見鋼琴) 不錯,是這兒……六年了……是的,什

麼都變了……可是,還有這架鋼琴——(看到自己的像) 這個是……

小 是我爸爸。

曙 哦,(悽然) 是你的爸爸,你是小曙——(他驚喜地望着他,滿眼的淚,他很想去痛痛快快地抱他哭一場,可

是他發覺了自己的尷尬，他壓下了自己的情緒。

小 (奇怪地) 你怎麼知道——

曙 我……我……是……

小 你到底是誰?

曙 我……(幾乎站立不住)

小 哦! 可憐的人，你一定凍着了! 你餓嗎?

曙 ……

小 進來吧! 坐一會兒，不要緊的，我給你弄一點兒吃的，可惜只有一點兒冷飯。

曙 不……我能够坐坐已經很好了。

小 你一定很累了，打哪兒來的。——

曙 很遠很遠的地方。

小 很遠很遠的地方……(看着他的提琴) 你是個音樂家嗎? (曙點頭) 好極了，我就歡喜音樂，可是我

媽不歡喜我學音樂。

曙 爲什麼?

小 我不知道。

曙 你媽好嗎?

小 (點頭)

曙 她這幾年怎麼過的？

小 我們很窮，媽常常要出去張羅錢，給人家做一點零星活計，可是我們還是過得很壞。

曙 (淒然) 哦，可憐！

小 怎麼，你說我們可憐，你不更可憐嗎？瞧你衣服破的這個樣子。

曙 (苦笑) 是的，這樣很難看嗎？

小 (打量了他) ……你……就靠着拉提琴跟人家討錢嗎？

曙 (竭力忍耐着) 我……從來不跟人家討錢。

小 別生氣，我常看見外國叫化子，拉提琴跟人討錢，他們沒有飯吃。

曙 是的，他們沒有飯吃，就這末做啦！

小 那些人都是東飄西盪的，沒有家，什麼也沒有。你說你從老遠老遠的地方來，那是什麼地方？

曙 南洋，很遠很遠的地方！

小 南洋？

曙 (點頭)

小 那兒很好玩嗎？

曙 是的，那兒有許多奇怪的花草。

小 (向內) 媽，陳先生來了。

(慰慰出)

慰 呀，陳先生，這末晚了，您——

達 (喘氣，拭身上雪) 奇怪。

慰 什麼？

達 聽說江曙回來了，他沒有死，真的沒有死！

慰 他在那兒？沒有回來啊！

小 爸爸回來了？他一定是個大音樂家了。

達 他既然回來，我們的音樂會也不用開了，開了也不會有人來聽的。

慰 可是——

達 真是怪事，我們白忙了一陣子！也許他還沒尋到這兒，可是他一定會回來的，究竟怎麼辦，我們回

頭再說吧！江太太，明兒見。

慰 明兒見！

達 哦，還有那兩千塊錢，現在音樂既然不開，江曙又回來了！

慰 (交還他) 這兒！

(達拿了錢下。)

(慰慰呆住了。)

小 (跳躍) 爸爸回來了，媽，你可不用愁了，一個大音樂家，他一定會帶許多錢回來，叫我們過得舒服，再不受人的氣，再不要這些人來幫忙！你也不用成天做工做到晚，我也可以一心學音樂，做一個大音樂家。媽，你說是不是？我們將來還可以幫助那些窮人，幫助那些窮音樂家。(突然地想起了) 噢，他呢？

誰啊？

小 剛才來討飯的那個窮叫化子。

怎麼？

小 他剛才還在這兒要教我彈鋼琴的，他說是爸爸的朋友，他還給了我一顆紅豆，叫我藏好交給你，瞧(給她看) 這不是(慰看) 哦，他到哪兒去了，他明明在這兒的(四處找，拉帘) 沒有，(跑到窗前向外看) 他走了。那不是他！

(慰看紅豆，沒有聽見小曙的話。)

小 (仍然向外望) 奇怪，他怎麼一直向前去不轉灣，啊呀？電車來了！(驚慌地) 快讓開啊，快讓開啊！

(大叫) 啊呀！

什麼？

小 他被壓傷了！(跑了出去)

(外面人聲)

慰 (看紅豆喃喃地) 一顆紅豆……一個窮叫化子……

(小曙和張良誠把江曙抬了進來，他被壓得快死了。)

誠 先生，先生！

慰 (失聲) 曙聲！

曙 (睜開了眼睛) 慰慰！

慰 你回來了

曙 (痛苦地) 我回來了……別難過……我……我對不起你，還有小曙……

小 爸爸！

誠 先生！

曙 (看着他們，有一絲微笑) 我到底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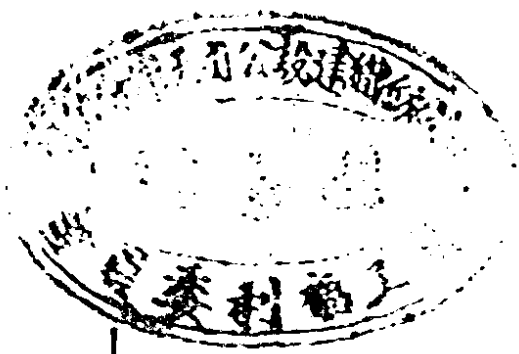
(慰啜泣。)

曙 人是總要死的，只要他好好兒活過。

慰 可是你——

曙 那是電車撞的，不是我……不是……

(他死了，他們哭泣。外面的風雪掩蓋了一切。)



幕徐徐下——

8846
0013

第五出已

劇本叢刊

編主境另孔

第一集

書名：夢裏京華
作者：王文顯
李太白
方君逸
銀星
石華父
晚信
李健吾
花窗紅風
周貽白
綠窗紅風
周貽白
清宮怨
姚克
稱心如意
楊絳
十字街頭
魯思
三千金
顧仲彝

第二集

書名：沉箱記
作者：孔另境
沉箱記
方君逸
滿庭芳
朱端鈞
圓說記
李健吾
喜相逢
周貽白
金絲雀
姚克
楚霸王
鄧昭暉
妻歡之夜
魯思
狂歌
魏于潛
釵頭鳳
顧仲彝
重見光明

第三集

書名：春怨
作者：孔另境
離恨天
方君逸
孔雀屏
石華父
風流債
李健吾
陽關三疊
周貽白
閨閣光臨
洪謨
鐘樓怪人
袁牧之
富貴浮雲
袁牧之
藍天使
魯思
新婦
顧仲彝

第四集

書名：風雨集
作者：孔另境
花弄影
方君逸
雁來紅
石華父
標上君子
佐臨
眼兒媚
吳仞之
銀海桑
胡導
弄真成假
姚克
愛成戀
楊絳
野火
魯思
顧仲彝

第五集

書名：蠱惑
作者：孔另境
紅豆曲
方君逸
荒島英雄
佐臨
連環計
周貽白
美人計
姚克
潘巧雲
黃鶴
丈夫
鄧昭暉
賭徒別傳
錫金
甜姐兒
魏于潛
八仙外傳
顧仲彝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五集
紅豆曲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四角

著 者 方 君 逸

發 行 人 陸 高 誼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版 所 有 權
翻 不 准
印 准

82
00 2213
10

354.6
627-7
2